

經方實驗錄

第一集中卷

經方實驗錄第一集中卷

經方實驗錄第一集中卷目錄

第三六案	桂枝二麻黃一湯證 其一	一
第三七案	桂枝二麻黃一湯證 其二	四
第三八案	桂枝麻黃各半湯證 其一	九
第三九案	桂枝麻黃各半湯證 其二	一一
第四〇案	桂枝加大黃湯證	一三
第四一案	白虎加桂枝湯證	一五
第四二案	麻黃附子甘草湯證	一九
第四三案	小青龍湯證 其一	二七
第四四案	小青龍湯證 其二	三一
第四五案	射干麻黃湯證 其一	三七

第四六案	射干麻黃湯證	其二	三九
第四七案	蒼甘五味加薑辛半夏杏仁湯證	其一	四三
第四八案	皂莢丸證	其一	四五
第四九案	皂莢丸證	其二	四七
第五〇案	皂莢丸證	其三	四九
第五一案	皂莢丸證	其四	五一
第五二案	澤瀉湯證	其一	五五
第五三案	桂枝加龍骨牡蠣湯證	其一	五七
第五四案	桂枝加龍骨牡蠣湯證	其二	五九
第五五案	炙甘草湯證	其一	六三
第五六案	炙甘草湯證	其二	六五
第五七案	炙甘草湯證	其三	六七

第五八案 小建中湯證 其一……………七三

第五九案 小建中湯證 其二……………七五

第六〇案 當歸建中湯證……………七七

第六一案 黃耆建中湯證……………七九

第六二案 芍藥甘草湯證 其一……………八七

第六三案 芍藥甘草湯證 其二……………八八

第六四案 大陷胸湯證 其一……………九三

第六五案 大陷胸湯證 其二……………一〇五

第六六案 桃核承氣湯證 其一……………一一一

第六七案 桃核承氣湯證 其二……………一一六

第六八案 桃核承氣湯證 其三……………一一八

第六九案 抵當湯證 其一……………一二三

第七〇案 抵當湯證 其二.....一二八

第七一案 抵當湯證 其三.....一三〇

第七二案 抵當丸證.....一三五

第七三案 白頭翁湯證.....一三七

第七四案 豬膽汁導證.....一四一

第七五案 麻子仁丸證.....一四五

經方實驗錄第一集中卷

江陰曹穎甫先生醫案

門人瑞安姜佐景編按

第三六案 桂枝二麻黃一湯證其一 穎師醫案

王右 六月二十二日

寒熱往來，一日兩度發，仲景所謂宜桂枝二麻黃一湯之證也。前醫用小柴胡，原自不謬，但差一間耳！

川桂枝

五錢

白芍

四錢

生

草

三錢

生麻黃

二錢

光杏仁

五錢

生薑

三片

紅棗

五枚

佐景按

病者服此，蓋被自臥，須臾發熱，遍身熱汗出，其病愈矣。又服藥時，最好在

寒熱發作前約一二小時許，其效爲著。依仲聖法，凡發熱惡寒自一日再發，（指發熱二

次，非謂合發熱惡寒爲二次。以至十數度發，皆爲太陽病。若一日一發，以至三數日一發，皆爲少陽病。少陽病多先寒而後熱，太陽如瘧證却有先熱而後寒者，觀大論稱少陽曰寒熱往來，稱太陽如瘧曰發熱惡寒，熱多寒少，不無微意於其間歟。以言治法，少陽病宜柴胡劑，太陽病宜麻桂劑，證之實驗，歷歷不爽。若反其道以行之，以柴胡劑治寒熱日數度發之太陽如瘧，每每不效，以麻桂劑治寒熱一作之少陽病，雖偶或得效，究未能恰中規矩。蓋少陽病之病所偏於淋巴，太陽病之病所偏於汗腺，表裏互異，此方劑之所由分也。

方極云：「桂枝二麻黃一湯治桂枝湯證多，麻黃湯證少，桂枝麻黃各半湯治桂枝湯麻黃湯二方證相半者。」此言似是而非，將令人有無從衡量之苦。余則憑證用方，凡發熱惡寒同時皆作，有汗者用桂枝湯，無汗者用麻黃湯，發熱惡寒次第間作，自再發以至十數度發者，擇用桂二麻一等三方，層次釐然，絕無混淆。若欲求其詳細病理藥理，且可言之有據，不受科學醫之攻駁者，恕我未暇，抑未能也！

曹穎甫曰 少陽病之所以異於太陽者，以其有間也。若日再發或二三度發，則爲無間矣。太陽所以異於陽明者，以其有寒也，若但熱不寒，直謂之陽明可矣，惡得謂之太陽病乎？固知有寒有熱，一日之中循環不已者爲太陽病，寒熱日發，有間隙如無病之人者爲少陽病，此麻桂二湯合用與柴胡湯獨用之別也。病理既明，隨證用藥可矣。時醫妄言科學，乃與五行八卦糾纏不清者同類而共笑之乎！

西 向 拜

許希。宋開封人。以醫爲業。補翰林醫官。景佑元年。仁宗不豫。侍醫數進藥不效。人心憂恐。冀國大長公主薦希。希診曰。鍼心下包絡之間。可亟愈。左右爭以爲不可。諸黃門以身試之。無所害。遂以鍼進。帝疾旋愈。授爲翰林醫官。賜緋衣銀魚及器幣。希拜謝已。又西向拜。帝問故。對曰。扁鵲臣師也。今者非臣之功。殆臣師之賜。安敢忘師乎。乃請以所得金興扁鵲廟。帝爲築廟於城西隅。封靈驗侯。

第三七案 桂枝二麻黃一湯證其二 佐景醫案

施右 住唐家灣肇周路仁德里二號

佐景按 本年七月十五日，予施診於廣益中醫院，有施姓婦者感頰告訴曰：「先生，我昨服院外他醫之方，病轉劇，苦不堪言。」余爲之愕然，令陳其方，照錄如下：

『經事淋漓，入夜寒熱，胸悶泛噁，苔灰膩，治宜荊芩四物湯加味。』

炒荊芥 錢半

炒條芩 錢半

全當歸 二錢

大川芎 八分

炒丹皮 錢半

赤白芍 各錢半

金鈴子 二錢

製香附 錢半

元胡索 錢半

貫仲炭 三錢

荷葉 一角

余曰，方未誤，安得轉劇？婦曰，否，初我夜寐粗安，大便如常，自進昨藥，夜中心痛甚劇，輾轉不能成寐，且大便轉爲泄瀉，乞先生一治之。予按例首問其病歷，婦曰，半月矣。次問其寒熱，婦曰，倏冷倏熱，不計其次。余聞其言，若有所得焉。婦自陳其異狀，汗出自首至胸而止，既不達於胸下，亦不及於兩臂。予思論有『刺頸而還』之語，此殆刺胸而還乎？察其舌，

黑近墨而不焦，口奇乾。余疑其方進陳皮梅，松花蛋之屬。婦曰：非是，日來苔黑，常作此狀。按其脈，幸尚不微細。兩肩至臂頗麻木。加以經事淋漓不止，婦幾不能悉陳其狀。予對此錯雜之證，亦幾有無從下筆之苦。使從西醫所謂對症治法，瑣瑣而治之，則用藥得毋近數十味？然而此非我所能也，因書方曰：

初診七月十五日

寒熱往來，每日七八度發，已兩候矣。汗出，劑胸而還，經事淋漓，法當解表爲先，以其心痛，加生地，倍甘草。

淨麻黃 一錢

川桂枝 二錢

生甘草 三錢

生苡仁 一兩

杏仁 三錢

生白芍 錢半

生地 五錢

製川朴 一錢

生薑 二片

紅棗 六枚

二診七月十六日

昨進藥後，汗出，遍身熱熱，心痛止，經事停，大便溏薄，瘥，麻木減，僅自

臂及指矣。黑苔漸退，口乾漸和，夜中咳嗽得痰，並得矢氣，是佳象。前方有效，不必更張。

淨麻黃 一錢

川桂枝 錢半

生甘草 二錢

生白芍 錢半

大生地 五錢

製小朴 一錢

杏仁 三錢

生薑 二片

紅棗 六枚

佐景按

予遵仲聖脈證治法，而疏昨方心，未嘗不惴惴也！以爲次日覆診，能得寒熱

略除，卽是大功，乃喜出望外，非但熱退神振，抑且諸恙並差，有如方案所云，斯亦奇矣！試求其所以能愈病之理，以證狀學之立場言之，必曰：能治其主證，斯一切客證或副證不治自愈也。此言不謬，然而無補於病理之了解。幸有博雅君子，閱吾此案，賜予說明其中一切病理。如苔黑口乾，何以反宜麻桂？發汗傷津，何以反除心痛？經水淋漓，大便溏泄，猶風馬牛之不相及，何以戛然並止？寄惠數行，佐景之願也！

時施婦更示我以一方，蓋卽初得病時，就診於海上傷寒名家所得之方箋也。箋云：

「右 丙子五月廿四日

溫邪，身熱，嘔吐，口乾，坐臥不安，防其昏厥，候 高才正。

炒香豉三錢

前胡二錢

桑葉錢半

藿香錢半

砂

仁打五分

赤苓三錢

蘇梗錢半

硃茯神三錢

薑山梔二錢

薑竹茹錢半

佛手錢半

上方蓋卽傷寒名家治傷寒之標準方或模範方也，余獲見者屢，故毫不以爲奇。試問本方竟可防昏厥乎？大論之用梔子豉湯，必曰「發汗吐下後」，今人乃用之於發汗吐下前，得毋大謬？容在本書第二集中，詳述其理。

曹穎甫曰：「太陽水氣留於心下，則津不上承而渴，此意丁甘仁先生常言之。舌黑不焦，大便又澇，知非陽明熱證，而黑色亦爲水氣，水氣凌心，心陽不振，故痛。大便澇，則爲條芩之誤，不用條芩，澇薄自止，非本方之功也。水氣不能化汗外洩，故脾陽不振，而指臂麻。經水淋漓，亦水分多於血分，爲水氣所壓故也。知病之所從來，卽知病之所由去，不待煩言矣。」

三診七月十七日

寒熱如瘧漸除，大便已行，舌苔黑色亦淡，麻木僅在手指間。惟餘咳嗽未楚，胸脅牽痛，有喘意，參桂枝加厚樸杏子法。

杏仁

四錢

厚朴

錢半

川桂枝

二錢

生草

三錢

白芍

二錢

大生地

六錢

絲瓜絡

四錢

生薑

一片

紅棗

六枚

佐景按

服此大佳，輕劑調理而安。

血人生

丁毅。字德剛。明江浦人。路逢殯者。棺下流血。毅熟視之曰。此生人之血也。止鼻者。欲啓之。喪家不之信。毅隨至墓所。強使啓棺。乃孕也。診之。以針刺其胸。俄而產一兒。婦亦旋甦。

第三八案 桂枝麻黃各半湯證其一 穎師醫案

顧左 住方斜路 十月二十一日

寒熱交作，一日十數度發，此非瘧疾，乃太陽病，宜桂枝麻黃各半湯。

桂枝三錢 甘草錢半 杏仁五錢 麻黃錢半 芍藥錢半

生薑二片 大枣四枚

佐景按 桂枝麻黃各半湯方，原法分爲三服，桂枝二麻黃一湯方，原法分爲再服。取前方原量三之一，後方原量二之一而較之，得麻杏同量，而後方之桂芍薑草棗悉比前方約多一倍，故前方名各半，而後方名桂二麻一也。然而近代煎服法，率分二次煎服，與古者不同，况其分量上下，又甚微細，故吾人但知此二方之應用足矣，初不必過分斤斤於株兩之間也。

曹穎甫曰 此證甚輕，故輕劑而病易愈，不徒與銖兩不合已也。

新 鄂 二 妙

梁新。唐武陵縣人。精於醫。有富商某。中夜暴亡。待曉氣猶未絕。新診脈。謂其僕曰。此中食毒也。僕曰。主人嗜食竹雞。新曰是已。竹雞食半夏。此必半夏毒也。乃命搗薑絞汁。挾齒灌之。半日而蘇。崔鉉聞其名。薦之於朝。仕爲尙藥奉御。朝士某患風疾。詣新治之。新曰何不早示。疾已深矣。請速歸置家事。某遑遽而歸。見有榜鄜州趙鄂善治疾。又使診之。一如新言。惟曰僅有一法。可購消梨食之。不限數。不及則捩汁飲之。或希冀萬一。某如言。急購消梨於馬上頻飲。旬日抵家。頓覺爽朗。疾不復作。乃詣鄂謝。又訪新具以言告。新驚。乃召鄂至。廣爲延譽。仕至太僕卿。張廷之有疾。詣鄂治之。鄂曰。宜卽服生薑酒一盞。地黃酒一杯。又詣新求治。一如鄂說。如法治之。疾尋平。他日疾又作。爲時相某堅減一杯。其夕乃卒。時人稱新鄂爲二妙。

第三九案 桂枝麻黃各半湯證其二 穎師醫案

朱右 住小北門福佑路 十月九日

自墜胎後，卽病寒熱往來，日夜五度發，此本麻桂各半湯證，可以一汗而愈。乃經西醫用止截瘧病之針，寒熱之交作遂止，變爲但熱不寒。西醫因驗其血，謂無瘧蟲。病本非瘧，安得有瘧蟲乎？自此以後，一身盡痛，經王仲奇先生用通絡疎風之劑，身痛愈其大半。而大便否塞不通，今晨已發痙厥，證甚危篤。脈實大有力，血分熱度甚高，加以日夜渴飲，陽明燥熱顯然，治宜調胃承氣湯，佐以涼血通絡，或可僥倖於萬一。

生川軍 三錢

枳實 三錢

芒硝 二錢

生草 二錢

丹皮 五錢

大小薊各三錢

絲瓜絡一條剪先煎去渣入前藥

佐景接 吾師一二診後，卽因故辭謝，由他醫續治。後聞卒不起，惜哉！然而卒不起者，非後醫之過，壞病之治實難也。推本病之源，殆因墜胎之後，正氣虛弱，因得太陽病。凡太陽病當從汗解，絕無止截之理。竟止截之，故遂變爲深一層之壞病。我更不知用以止截者爲何藥，使其爲奎寧之屬，則吾知有服金雞納霜數十粒，因熱極而死者，故截後之化燥，奎寧不無嫌疑。設此說非是，化燥實本乎病者在裏之伏熱，則吾以爲初起病時，桂枝二越婢一湯當較桂麻各半湯爲勝一籌。

復次，大論桂枝二越婢一湯條曰：「太陽病，發熱惡寒，熱多寒少，（脈微弱者，此無陽也，不可發汗。）宜桂枝二越婢一湯。」諸家或以本條爲有缺文，或以爲是倒筆，余則謂但加一括弧如上式，以示例外之意，卽得，初不必議論紛紛也。又括弧並可用於他條。曹穎甫曰：歷來病家最忌有錢，有錢則藥石紛投，予每見富家子弟婦爲雜醫所誤，甚有至死不悟者，可悲也已。

第四〇案 桂枝加大黃湯證 穎師醫案

慶孫七月二十七日

起病由於暴感風寒，大便不行，頭項痛，此爲太陽陽明同病。自服救命丹，大便行，而頭痛稍愈。今表證未盡，裏證亦未盡，脈浮緩，身常有汗，宜桂枝加大黃湯。

川桂枝 三錢

生白芍 三錢

生 草 一錢

生川軍 三錢

薑 三片

紅 棗 三枚

佐景按

治病當先解其表，後攻其裏，此常法也。前固言之稔矣。余依臨牀所得，常有

表解之後，其裏自通，初不須假藥力之助者。緣先表裏之時，病者元氣只顧應付表證，不暇及裏，及表解之後，則元氣自能反旌對裏。夫元氣之進退往返，誰能目之者，然而事實如此，勿可誣也。故余逢表裏張之證，若便閉未越三日者，恆置通裏於不問，非不問也。

將待其自得耳。

若本湯之合解表通裏藥爲一方者，又是一法。然其間解表者佔七分，通裏者佔三分，不無賓主之分。以其已用裏藥，故通裏爲賓，以其未用表藥，故解表爲主。雙管齊下，懼魔遁烏有之鄉，彼元氣主帥乃高枕而無憂。

由是觀之，仲聖書中活法重重，惟在人善自取之。設更求法外之法，請再研究厚朴七物湯。

死 生 生 死

許紳。京師人。嘉靖初供事御醫房。受知於世宗。嘉靖二十年。宮婢楊金英以帛縊帝。氣已絕。紳急調峻藥下之。辰時下藥。未時忽作聲。去紫血數升。遂能言。又數劑而愈。帝德紳。加太子太保禮部尙書。賜賚甚厚。未幾紳得疾曰。吾不起矣。曩者宮變。吾自分不效必殺身。因此驚悸。非藥石所能療也。已而果卒。

第四一案 白虎加桂枝湯證 穎師講授 佐景筆記

師曰

余二十五歲時，能讀醫書，而尙不善於治病。隨表兄陳尙白買舟赴南京，應秋試。陳夫婦同宿中艙，余宿前艙。天方溽暑，驕陽如熾。舟泊無錫，陳夫婦相偕登陸，赴浴惠泉，囑余守艙中。余汗出浹背，又不便易衣，令其自乾。飲食起居又不適，因是心恆悒悒然。舟泊五日，方啓舵。又五日，乃抵鎮江。下榻後，部署初定，即臥病矣。延醫疏方，不外鮮藿香，鮮佩蘭之屬。服之數日，病反加劇。汗出，熱不清，而惡寒無已。當夜乘輪赴京。時覺天昏地黑，不知人事。比抵石城，諸友扶住堂子巷寓所。每小便，輒血出，作殷紅色，且覺頭痛。時爲八月初五日，距進場

之期僅三天矣。是時，姻丈陳葆厚先生已先余到南京。文精於醫，診脈一過，卽親出市藥，及荷葉露三大瓶，生梨十餘枚以歸。並屬先飲露，飲已，口卽不乾。頃之又渴，復啖生梨，梨皮不遑削，僅棄其心，頃刻盡十枚。迨藥煎成，卽進一大碗，心中頓覺清朗，倦極而睡。醒後，頭已不痛，惟汗未出。更進二煎，濃倍於前。服後，又睡。醒時，不覺周身汗出，先小汗，後大汗，竟至內衣夾襖被褥上下皆濕，急起更易，反被以蓋。於是方覺諸恙悉除，腹中知飢，索熱粥。侍者曰：粥已備，蓋陳丈所預囑者也。初啜一小碗，覺香甜逾恆。稍停，又續進，竟其夜，竟盡二大碗。初七日，卽能進場。試期達九日夜，毫無倦容。余乃驚陳丈醫術之神。叩其藥，則桂枝石膏二味同搗也。問其價，曰：適逢新開藥舖，共費錢

六文而已。遂相與大笑。丈，江陰人，邑庠生，精醫之外，又能詩詞。

佐景按

頭痛而惡寒，此太陽病未罷也。法當令其汗出而解。然小使已見血出，安復有餘液可以作汗？故先飲荷葉露及生梨者，增其液以爲作汗之張本也。於是與石膏以清其內蘊之熱，與桂枝以祛其外束之寒。寒因汗解，熱因涼除。醒來索粥，是卽白虎湯之粳米，向之飲露，亦猶加參湯之人參。看其啖梨啜露之頃，像煞兒戲。孰知六文二味之中，已含聖法。嗚呼，化仲聖方活而用之，非陳老孰有此巧也！

曹穎甫曰 救命之恩，所不敢忘。表伯葆厚先生已於八十四歲歸道山，迄今又四五年矣，清燈夜雨，爲之泫然！

佐景又按

白虎加桂枝湯證多見於夏日，誠以炎暑蒸人，胃腸本已熱化，入夜涼風習習，未免貪享，故致表裏交病。表爲寒束，則熱無外泄之機，勢必愈熾。熱旣內熾，則更易傷津，使無從作汗以解表。惟有投白虎湯以治其本，（腸胃之熱）同時加桂枝以治其標，（表證之寒）標本並治，方可熱除津復，汗出表解。依余經驗，桂枝輕至一錢，生石膏

輕至三錢，亦可有效。設不爾者，但用白虎以清熱，則表證將愈甚，但用桂枝以解表，則內熱將愈熾，終不免壞病之變。此理較深，請以弈棋爲喻。圍棋繁密，請以象棋爲喻。夫棋法必也雙砲直列，或也雙車並馳，或也砲馬互峙，或也雙馬連環，方可制敵將之死命。否則單槍匹騎，孤掌難鳴，敵方非但可從容他逸，抑且易事反攻。桂枝石膏二藥之合作而不可分離者，理亦猶是。或曰：君前謂石膏涼胃，桂枝溫胃，何能溫涼並進，反獲奇功耶？曰：仲聖方溫涼並用者，諸瀉心湯卽在其例。若桂枝與石膏猶其始焉者爾。蓋人體之機構複雜繁沓，靈敏萬分，及其病時，作用尤顯。各部機構每自能吸取其所需，而放任其所不需者。若論本湯證，則胃取石膏之涼而消熱，動脈取桂枝之散而致汗，故二者非但不相左，抑且相成。吾人若驚仲聖之神，何能到此造詣？敢答曰：此尙爲仲聖大道之藩籬耳，欲儘賞奇花異卉，請細讀傷寒金匱。

前桂枝加大黃湯爲七分太陽，三分陽明。今白虎加桂枝湯爲七分陽明，三分太陽。二湯之對仗，堪稱工整。醫者能合用仲聖諸方，卽可曲應萬變之病，茲二湯特發其凡耳。

第四二案 麻黃附子甘草湯證佐景醫案

佐景曰

余嘗治上海電報局高魯瞻君之公子，年五齡，身無熱，亦不惡寒，二便如常，但欲寐，強呼之醒，與之食，食已，又呼呼睡去。按其脈，微細無力。余曰，此仲景先聖所謂少陰之爲病，脈微細，但欲寐也。顧余知治之之方，尙不敢必治之之驗，請另乞診於高明。高君自明西醫理，能注射強心針，顧又知強心針僅能取效於一時，非根本之圖，強請立方。余不獲已，書：

熟附片

八分

淨麻黃

一錢

炙甘草

一錢

與之，又恐其食而不化，略加六神麩炒麥芽等消食健脾之品。次日

覆診，脈略起，睡時略減。當與原方加減。五日，而痧疹出，微汗與俱。疹密布周身，稠逾其他痧孩。痧布達五日之久，而胸悶不除，大熱不減，當與麻杏甘石重劑，始獲痊愈。一月後，高公子又以微感風寒，復發嗜寐之恙，脈轉微細，與前度彷彿。此時，余已成竹在胸，不虞其變，依然以麻黃附子甘草湯輕劑與之，四日而瘥。

佐景按 麻黃能開肺氣，附子能強心藏，甘草能安腸胃，三者合則為麻黃附子甘草湯，能治虛人之受邪，而力不足以達邪者。若麻黃附子細辛湯，則以細辛易甘草，其力更偉。蓋細辛芳香，能蠲痰飲而辟穢濁故也。夫脈微細但欲寐，如本案所云，固為少陰病，若更進而兼身熱惡寒蹇臥，亦為少陰病，不過有輕重緩急之分爾。而東人山田氏必欲補惡寒二字，使成「少陰之為病，脈微細，但惡寒欲寐也」一條，其可以已乎？

曹穎甫曰

予治脈微細但欲寐者，往往以四逆湯取效。然姜生所治高姓小兒，實由太

陽表證內伏少陰。故非麻黃不能奏功，斷非四逆湯所能治。蓋四逆湯僅能由少陰外達肌腠，以乾薑炙草能溫脾胃，脾胃固主肌肉也。若改乾薑為麻黃，方能由少陰直達肺部，而皮毛為之開泄，以肺主皮毛故也。觀其證治三變，而始終不脫麻黃，其用心之細密，殆不可及。况身熱而不惡寒，似無用麻黃之必要，此證竟毅然用之，其識解尤不可及乎。蓋呼之則醒，聽其自然則寐，有蒙蔽之象，故可決為非少陰本病，而為太陽內陷之證。且以小兒純陽之體，不當有此少陰病故也。以此意叩姜生，定當相視而笑，以為不意悶葫蘆竟被打破也。

佐景又按 友人周巨中君之二女公子，年三齡，患恙沈迷不醒，手足微厥。余診之，脈微細，承告平日痰多，常有厥意，必劇吐而後快。余曰：諾，疎麻黃附子細辛湯，加半夏生薑與之。囑服一劑再商。及次日，周君覩孩精神振作，不復沈迷。又值大雨滂沱，遂勿復邀診，仍與原方一劑。三日往診，手足悉溫，脣口乾燥，由陰證轉為陽證。余曰：無妨矣。與葛根、花粉、桑葉、菊花輕劑，連服二日，全愈。以後余逢小兒患但欲寐者，悉以本法加減與之，無不速愈。人見本方藥味之少，竊竊以為怪，是皆未讀經書，未從名師之故也。

更有友人李君，某日深夜值余，曰：「吾之幼孩病，可慮否？」詢其詳，曰：「旬日以前，吾房內四壁新漆未乾，睡其中，寒氣凜然。吾孩亦宿於此，未免受寒，自後精神不振，但欲睡，呼之吮乳，亦無喜樂之狀，痰多，身不發熱。適值陰歷歲尾，家事紛煩，內人以其不煩躁，無所苦，不甚以爲慮，僅與生梨、萊菔及生薑汁數次，無效。請同居之醫士某君診之，醫亦謂無妨，藥後殊不見進步。睡時，口中有痰湧出。」余曰：「中醫治病，當辨寒熱，得毋寒痰爲祟乎？」當囑速就海上著名兒科徐先生診，當尙有救。徐先生善治此證，衆所素知也。聞次日以事阻，勿果往。第三日，改延某年老之推拿女醫士診，醫士診務粟六，至病家，已晚上九時，用姜汁、蔥白汁沾指，推拿約十餘分鐘，並與丸藥，謂病不妨事，勿必驚惶。至夜十二時許，喉中作痰阻狀者凡二次，遂殤。」嗚呼，惜哉！

杭州湯士彥先生作「酣睡篇」曰：「稔友林源卿少君，年祇四齡，於霽後患症，他無所苦，惟昏迷沈睡，永日不甦，呼之不應，推之不醒。醫者以積滯挾痰論治，凡三劑，渺效。越日，乃迓彥趨視。曾反覆診察，了無異證。指紋苔色一似常孩，身既不熱，便亦通暢，無痰

而不效，口潤而不飲，呼吸平均，能食知飢。驟視之，蓋與正式之睡眠無以異也。每日惟在侵晨，略有一句鐘短時之清醒，在清醒時，固一毫無疾病之小兒也，呼父呼母，一如平常。過此，則熟睡如泥，雖簸顛震撼，多方逗引，終無法使之清醒而不睡焉。證象如是，治之奈何？予意此必濕濁爲祟，阻礙機竅所致。蓋濕本陰晦之邪，得穢濁則迷漫散佈，蒙蔽神明，既失清醒於初起，更無形質之可攻，淹綿不去，至爲糾纏。法當開上鬱，佐中運，投藿香、木香、蘇葉、薄荷、省頭草、全青蒿、石菖蒲、鬱金、川朴、廣皮、苓塊，送服神香蘇合丸半粒。外更以桂心、附子、淡黃、均薑、白芷、陳艾爲末，炒熱，交換以布包熨其腹際上下，取其溫香通調，以助藥勢。果不須臾，微聞腹中漣漣作鳴，移時，竟漸漸甦來。家人覩狀，竟欣然色喜。該兒亦啣唔笑語，頓復常態。時方下午，坐伴天明，亦不欲睡，聞街有販賣食物者，且欲購食，因進焦飯，煮化之稀粥與之，交午，猶張眸無倦意。詎下午二時後，又頹然入睡鄉去矣。因再施前法，效稍減。翌日，施之亦然。彼家親友俱竊竊相告，衆口嘵嘵，僉曰：魅祟。因就卜焉。聆術者言：鬼凡三，二大一，小者弱，叱之可去，惟大者悍耳，且皆新市場之梟首鬼也！婦嫗聞

之，毛骨悚然，亟焚帛致祭，夜相送，不獲也。乃倩變相羽士數輩（陰陽生）作保福（俗稱拜斗）而解禳之，鑼鼓喧天，膏梁潑地，斗室中居然給主事之法師，請得杭城所有之土地尊神而來。（法師跪念徧城之土地及神名）循序朗誦，鐃鈸相聞，音調別具，亦頗悅耳。最後並以八仙桌高掀，架於二桌之上，作橋形，上更置有預製之紙門一，是爲關。法師前導，家人抱病兒隨之，俯首繞桌下，凡三匝，卒破其紙門，大呼一切災難盡消滅而去。是役也，所費爲十餘袁老，歷時可三數小時，而病者矍然起，能言矣，羣方詫爲神奇。詎不旋踵，復如故，蓋小兒亦因方才之驚擾使然也，豈真驗乎？時予固在旁，方默籌愈之道，對於此等胡鬧，祇一笑置之，蓋勢然也，習然也，亦無可如何也。翌日，病猶是，復懇設法，乃重聚其家人，更商治策。予曰：迷信種種殆試遍矣，今請爲約，嗣而後惟藥餌爲是。在證象測之，實無大害，當可挽救，且鬱久蒸發，漸見佳象，有由募原中道彌漫，及至中下之勢，熾甚生熱，氣窒不宣，脈滯苔黃，更衣不行，烟霧繚繞，可望展舒，無形變爲有形。因輕宣以開鬱，芳香而通神，溫運中樞，滲導穢濁。用蘇葉，薄荷，佩蘭，連翹，心石菖蒲，鬱金，木香，枳殼，炒

黃川貝，元明粉，括藁子，六一散，一劑，而大小解瀉如醬色狀，再劑，而睡兼旬之證豁然矣。後以六君加減，調治半月康復。綜計孩病凡二旬，自六月三十日起，迄七月二十日止，計清醒時平均每日一時半，合計約三十小時，以小兒睡眠十時爲衡，每日越睡時凡十二時半，二十日共計越睡時凡二百五十小時，誠一有趣之睡眠病也。〔錄醫界春秋五十九期〕讀有趣之醫案，每令人樂而忘倦，余讀本案至「而病者覺然起，能言矣，羣方詫爲神奇，詎不旋踵，復如故，蓋小兒因方才之驚擾使然也」句，不禁爲之捧腹者竟日。按本案初起，確屬麻黃附子細辛湯證，故湯熨交施，漸得甦醒。惜其藥力嫌薄，故醒而又睡。最後苔黃便閉，寒證漸轉熱證，佳象也。湯先生主輕宣以開鬱，是麻黃之任也，主芳香而通神，是細辛之職也，主溫運中樞，是附子之能也，更主滲導穢濁，是臨證所宜加減也。故雖不用經方之藥，却盡合大論之法。退病魔，勝術士，湯先生可謂匠心獨運者矣。

曹穎甫曰 手足厥，但欲寐，全是少陰寒證，以太陽寒水陷入少陰，故宜麻黃附子細辛湯，而於水腫一證尤宜。

全國醫藥家及民衆們應一致預訂

醫藥家陳煥雲主編 唯一廉美的中醫刊物

壽世醫報

第三年起 革新內容 改良印刷

普遍定戶 預訂全年 半價犧牲

本報聘請全國名醫學家擔任撰述下列各類的稿件

【內容】 醫藥評論 長篇名著 各科討論 方藥研究 實驗醫案 筆記醫話

民衆常識 民間治療 杏林文藝 特載來件

【出版】 每月一日一期 全年十期 6 12 兩月停刊

【定價】 零售每期五分 訂閱全年 連郵大洋五角

【特價預定】 凡申明本書介紹訂閱全年者祇收半價二角半合訂第二卷者祇收六

角合訂(一)(二)卷者祇收一元

歡迎介紹定戶贈送一二卷本報(但不得指定第幾期)凡介紹定戶一人贈送本報兩冊二人者四冊三人者六冊四人者八冊五人者贈送十冊外並本人第三年全份免費

【訂閱處】 蘇州臨頓路北桐芳巷二十三號陳煥雲醫室壽世醫報社

第四三案 小青龍湯證其一 佐景醫案

張志明先生住五洲大藥房

初診十月十八日

暑天多水浴，因而致咳，諸藥乏效，遇寒則增劇，此為心下有水氣，小青龍湯主之。

淨麻黃 錢半

川桂枝 錢半

大白芍 二錢

生甘草 一錢

北細辛 錢半

五味子 錢半

乾薑 錢半

薑半夏 三錢

佐景按 張君志明為余之好友，嘗患疔毒。自以西藥治之，增劇，因就余以中藥治愈，

乃嘆中藥之神。自後恙無大小，每必垂詢，願余以事冗，居恆外出，致常相左。某晨，君又貴

臨，曰：欬嗽小恙耳，何中醫久治不差？並出方相示，則清水豆卷，冬桑葉，前胡，杏仁，赤苓，枳

殼，桔梗，竹茹，牛蒡，貝母，瓜蒌皮，冬瓜子，枇杷葉之屬。因詢之曰：君於夏月嘗習游泳乎？曰：

然君之效遇寒則增劇乎？曰：然。余乃慰之曰：此證甚易，一劑可愈，幸毋爲慮。因書上方與之。越二日，來告曰：效瘥矣。何中醫亦有上下牀之別也。余笑而領之，並徇其請，書下方調理焉。

二診十月二十日

咳已全愈，但覺微喘耳，此爲餘邪，宜三拗湯輕劑，夫藥味以稀爲貴。

淨麻黃

六分

光杏仁

三錢

甘

草八分

佐景按 張君之尊甫頗精醫理，頤居四明，聞君久效未愈，懼其傷肺，乃買舟來視，及至，則恙已瘳矣。欣喜之餘，極贊經方之妙。

余屢用本方治咳，皆有奇效。顧必審其效而屬於水氣者，然後用之，非以之盡治諸效也。水氣者何？言邪氣之屬於水者也。如本案張君因習游泳而得水氣，其一例也。又如多進果品冷飲，而得水氣，其二例也。又如遠行冒雨露，因得水氣，其三例也。更如風患痰

飲，爲風寒所激，其四例也。凡此種水氣之效，本湯皆能優治之。顧藥量又有輕重之分，其
身熱重，頭痛惡寒甚者，當重用麻桂。其身微熱，微惡寒者，當減輕麻桂，甚可以豆豉代麻
黃，蘇葉代桂枝。其痰飲水氣甚者，當重用薑辛半味，因此四者協力合作，猶一藥然，吾師
用五味嘗多至三錢，切勿畏其酸收。其效久致腹皮攣急而痛者，當重用芍草以安之。否
則，輕用或省除之，奏效如一。要之小青龍證。在裏爲水氣，在表爲效，（效之前喉間常作
癢）其表證之重輕，初可勿拘，其舌苔亦不必限於白膩。遑論其他或喘或渴或利或噎
哉？此皆經驗之談，不必泥於書本者也。本年夏，友好多人皆習游泳，耽之不倦，雖雨天不
已，一月前後，十九患咳，余悉以本湯加減愈之。人每譽我爲治效聖手，孰知我之妙藥，不
過仲聖之一輕方而已哉！

朱阜山先生醫案云：「劉聘賢孫六歲，住劉行鄉南潘涇宅，十一月下旬，夜間隨祖
父屏水捕魚，感冒風寒，咳嗽痰粘，前醫投旋覆代赭湯，咳嗽陡止，聲音嘶啞，涎壅痰鳴，氣
急鼻煽，肩息胸高，煩躁不安，大小便不利，脈右伏，左弦細。乃予仲聖小青龍湯原方：桂枝

六分，杭白芍五錢，仙半夏五錢，北細辛五分，炙麻黃四分，炙甘草七分，乾薑五分，五味子五分。一劑而喘平，再劑咳爽，而咯痰便利矣。」（錄國醫雜誌）然則本湯證之誤治轉劇者，本湯亦能救其逆。

曹穎甫曰 予近日治丁姓婦十年痰飲，遇寒即劇，日晡所惡寒而喘，亦用此方。方用麻黃三錢，細辛二錢，乾薑三錢，白朮三錢，半夏三錢，桂枝四錢。服經二劑，欬喘略減，而無汗惡寒如故。再加麻黃二錢，合五錢，細辛加一錢，合三錢，外加杏仁四錢，炮附子四錢，效否待明日方知。然則姜生治張君，兩用輕劑而即效者，實由本年新病，不同宿疾之未易奏功也。若國醫雜誌所載，治劉孫案尤不足道矣。

沙 一 斗

姜居安。明豐縣人。有達官攜家過沛。抵沙河。而稚子病幾殆。延居安視之。居安一見曰。請毋恐。但得沙一斗即愈。官如其指。布沙舟中。令兒臥其上。久之。病遂霍然。問其故。姜曰。小兒純陽。當春月而衣皆湖綿。過熱。故得涼氣而解。

第四四案 小青龍湯證其二 佐景醫案

張摯甫先生

據函述，懸擬方，無服案。

淨麻黃 一錢

川桂枝 錢半

細辛 一錢

乾薑 一錢

大白芍 錢半

五味 一錢

半夏 三錢

生草 一錢

穀麥芽 炒各四錢

佐景按 前案張君志明之兄摯甫，向居海上，於今歲三月間，奉命調任重慶某局要

職。一日飛函來陳，謂患欬嗽甚劇，懼成肺病，已請當地名醫趙君診治，斷為肺寒。藥為金

沸草，菊花，杏仁，蟬衣，枇杷葉，川貝，陳皮，桔梗，知母，等味，未知合否，請擬方備用云云。余以

重慶多雨，難見天日，况摯甫病前，又曾就浴溫泉，冒雨遊山，此水氣為病，乃絕無可疑者。

更據述欬聲如甕中出，此非水濕而何？當不假思索，逕擬小青龍湯加味，飛函報之。孰知

方到後，張君不敢服，仍請趙醫調治。先後諸方略加減，匝月將屆，竟未得愈。久之，方獲

卷之四 醫案 第一集 上卷 第四四案 小青龍湯證 其二 三

張君續訊曰：『弟之咳疾，服趙方終不斷根，不得已於五月十四日改服兄方，竟一帖見效，十五日續服一帖，卽見斷根。兄治弟病於數千里之外，效如桴鼓，亦太神奇矣！苟不服兄方，目下恐真要變成肺病，則弟之感恩，固非筆墨所能道其萬一。交友如兄，誠弟終身之幸也。』云云。按此乃鐵一般之事實，勝於雄辯。余非好炫己能，不過欲表聖方之功已耳。（摯甫感醫藥之保身濟世，年來勤讀醫書，且能作醫論矣。其認識之精確，有非吾儕可及者，士別三日，刮目相待，信然。）

雖然，余能治小青龍湯證於千里之外，獨不能釋小青龍湯證之病理於寸紙之上。使有讀者不諒，必欲以此責難，則惟有鞠躬報顏而已。姑取顛頂之語以塞責，曰：『小青龍湯證之病所雖似在肺，而其病源實屬於胃。大論中所謂『心下』，卽是指『胃』。『心下』二字當連讀，成一名詞，不必謂心之下，猶『胃中』二字每連用，代一『腸』字，並非謂胃之中，否則，胃之中安得有燥矢？故云『心下有水氣』，猶言『胃有水氣』。余以自身實地經驗言，嘗因多進果品茶湯致咳，必設法探吐，盡出白色痰涎，咳方隨止，此事

實之可以證明經文者也。更考本方所用之藥，屬胃者多，屬肺者少，故本證病理實屬胃邪犯肺，加表寒以激之，若是而已。若推問胃邪取何道以犯肺，頗難解答。吳兄凝軒謂胃欲逐邪上出，不時掀動，因而擾肺生咳，此殆近物理作用云云，頗具巧思。余意肺因生理互助作用，故意作咳，以輔胃之排邪，亦未可知。究屬若何姑留待識者考證。要之，我不願以個人顛預之臆語，阻學者靈活之巧思。但我願以忠誠之疑問，啓學者切實之發明。

惲氏鐵樵當醫學晦盲之日，揭傷寒之大纛，發世人之矇瞶，著書授徒，厥功甚偉。及今拜讀遺文，雖與本錄所言每多出入，是猶見仁見智，無關大體也已。姑以本湯言，惲氏謂條文必有訛字，余則謂當無訛字。惲氏謂傷寒表不解而咳，殆無有不喘者，「喘」字上之「或」字，必係衍文，以喘乃必見證，非或然證也。余則謂傷寒表不解而咳，正多不喘者，故「咳」字居「而」字之下，爲主證，而「喘」字居「或」字之下，爲或然證，即使有或然之喘，推其量，不過「微喘」而已。惲氏謂本湯證卽「肺傷寒」，余則謂所謂「肺傷寒」者，究移之於麻黃湯證爲切。惲氏謂凡人之呼吸停勻者，因肺氣能降，腎氣

能升，肺腎失職則喘。余則謂本湯證與腎毫不相干，肺之外當責之胃。惲氏謂本湯爲傷寒論中第一等大方，與十棗大建中相伯仲，些微誤用，可以立刻致命。余則謂本湯爲傷寒論中第一類和平方，（詳後大陷胸湯證按內）與小柴胡小建中相頡頏，稍稍辨證，卽不致誤用，更決不致於死。余用本方，不啻家常便飯，甚有但咳毫無他病者，余苟稔其屬於水氣，無不以本湯愈之，與惲氏之如臨大敵者迥異。然而余有治驗，惲氏亦多治驗，此又異途而同歸者。學者於此等異同之處，如依舊不肯輕易放過，當從臨牀實驗中求解答。所謂以人體爲標本，萬無一誤，據體工之變化，可以改正經文之訛誤，可以分曉諸家之得失，有不容以口舌筆墨爭者，是正遵惲氏之遺教也。

以上自上卷桂枝湯至本卷小青龍湯凡十五證，皆有發熱之狀。此十五種發熱各自不同，使醫者不能辨別，得主方以治之，其熱皆不退。必須能一一細辨，病方就範。卽能辨其發熱之屬於中風，用桂枝湯，屬於傷寒，用麻黃湯，屬於溫病，用葛根湯，屬於肺熱，用麻杏甘石湯，屬於胃熱，用白虎湯，屬於神經熱，用葛根芩連湯，屬於腸熱，用諸承氣湯，屬

於太陽一日數度發，用桂枝二麻黃一湯，或桂枝麻黃各半湯，屬於表裏不解，用桂枝加大黃湯，或白虎加桂枝湯，屬於心陽衰弱，用麻黃附子甘草湯，屬於心下有水氣，用小青龙湯，方奏膚功。而此十五種熱不過熱之至常者，本集以下所述諸證諸病亦每兼有發熱，下集所述諸證諸病亦皆不脫發熱之範圍。惟其熱將悉異於是，未許等視。醫者又當辨其病證，覓其主方，絕不許固執一方，以治諸熱。是故經方家退熱之效綦捷，退熱之方綦多，而其辨熱用方之技則殊非朝夕所得而幾也。今有醫者於此，曰：我能以一針退熱，病形萬變，吾針不改。不拘此爲中醫冷熱之針，抑屬西醫注射之管，使其屬事實勝雄辯，我甘拜下風，使其爲欺世之大言，我不暇責焉！

人每以病之能傳染者爲傷寒，或以傳染爲傷寒之主要條件，實則傷寒論廣義之傷寒，決不如是狹仄。今求通俗說法，可曰：凡病之發熱者皆傷寒也。謂予不信，任君所發何熱，論中皆有主方以治此熱。所慮者，驗方重重，還待明眼之選取耳。經曰：『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然則通俗云乎哉？直古聖人之遺意矣！

醫學家張
贊臣主編

醫界春秋

是國醫界倡導革新之唯一的月刊

出版九年·風行中外
資望最老·信用最著

以科學的方法來整理我國固有之醫藥
以真正的態度來評判中西學說之優劣

彙訂

第五集。第六集。第七集。第八集。全書四厚冊

本刊始創於民國十五年四月。迄今九載。發行以來。從未脫期與停頓。信用卓著。有口皆碑。且對於歷年之國醫運動事業。如力爭中醫列入學校系統及反對廢止中醫案參加中央國醫館等。莫不首先奮鬪。故久為社會人士所稱道。銷數遂為之日增。回憶昔年第一集彙選。及第二。三。四。集彙訂等。出版未久。即告售罄。茲因各地同志之需求。特將第五。六。七。八。年之月刊搜集彙訂。分裝成冊。共計四集。每集原售實價大洋二元。現為優待起見。一律再打九折。郵費奉贈不收。以示優待。

內容舉要 論壇。學說。專著。藥物。研究。討論。筆記。醫案。特載。治療。實用驗方。醫藥雜錄。問答。通訊。醫訊。餘興。附錄。文苑。等欄。
△贈送月刊全年一份 如能同時合購彙訂四全集者。祇收實價大洋六元四角。另行送閱第九年份月刊全年十二冊一份。(自第九十七期起至第一〇八期止)又價值大洋一元之『世界醫報彙訂』二大冊。若單購一集者。月刊醫報恕不贈送。合購全書四冊者國內須另加郵費六角。國外郵費三元。如單行定閱月刊全年一份者。連郵大洋二元。不折不扣。如此良機。幸勿失之。

總發行所

上海白克路西洋
康里第七十七號

中國醫藥書局

第四五案 射干麻黃湯證其一 穎師醫案

馮仕覺七月廿一日

自去年初冬始病咳逆，倚息吐涎沫，自以為痰飲。今診得兩脈浮弦而大，舌苔膩，喘息時胸部間作水鳴之聲。肺氣不得疎暢，當無可疑。昔人以麻黃為定喘要藥，今擬用射干麻黃湯。

射

干四錢

淨麻黃三錢

款冬花三錢

紫苑三錢

北細辛二錢

製半夏三錢

五味子二錢

生薑三片

紅棗七枚

生遠志四錢

桔梗五錢

拙巢註 愈。

曹穎甫曰 有張大元者向患痰飲，初每日夜咯痰達數升，後咯痰較少，而胸中常覺出氣短促，夜臥則喉中如水雞聲，徹夜不息。當從金匱例投射干麻黃湯，尋愈。又有楊姓婦素

患痰喘之證。以涼水浣衣卽發。發時咽中常如水雞聲。亦用金匱射干麻黃湯。應手輒效。又當其劇時。痰涎上壅。氣機有升無降。則當先服控涎丹數分。以破痰濁。續投射干麻黃湯。此又變通之法也。

驚治瘖

李立之。明臨安人。以善治幼科。擅名一時。有嬰兒忽患瘖求治。立之令以衾裹小兒。乘高投之地。兒不覺大驚。遂發聲能言。

笑歌啼號

周廣。明吳人。朝廷聞其名。徵至京師。有宮人每日晨則笑歌啼號。若中狂疾。足不能及地。周視之曰。此因食且飽。而大促力倦復仆於地而然也。乃飲以雲母湯。令熟寐。寐覺失所苦。

試

武鳴岡。字璣孫。明介休縣人。精於醫。趙郡守召視婦疾。以數婦試之。至後一人曰。餘都無病。惟此一人始受胎耳。其夫未知也。曰以藥驗之。必動。然須小損。更一劑療之。亦不至後患。已而果然。

胎

第四六案 射干麻黃湯證其二 佐景醫案

沈賢襄先生住辣斐德路玉振里三十五號

案缺

射干 錢半

麻黃 二錢

細辛 錢半

紫苑 錢半

款冬 錢半

薑半夏 二錢

五味子 一錢

生薑 二錢

大棗 四枚

佐景按

有友人莊君國坤者，病呃逆，患之三日，勉飲滾熱之開水，則可止呃一分鐘

許。既治之不差，就診於余。細察之，計每分鐘作呃一十三次，甚均停，夜間亦然。稍入睡，輒

因呃而醒。如是合計其三日夜之呃，竟已達五萬六千餘次之多，此寧非驚人之數。余略

按其脈，視其舌，撫其額，即疏一方以與之，合計診察及疏方時間，前後不出五分鐘。莊君

即電告藥鋪，囑遣人來迎方送藥。半小時後，藥已煎就送到，立飲之。杯未覆，而宿呃頓止。

莊君初疑此為熱飲之功，非藥力之效，勿信焉。既而一分鐘後，二分鐘後，十分鐘後，一點

鐘後，呃永不發，莊君乃驚爲神奇。余曰：何神奇之有哉？此乃古聖人之遺澤，余不過竊其一二耳。余因檢金匱橘皮湯方，後文示之曰：『右二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溫服一升，下咽即愈。』並告之曰：古聖人用藥二味，已能下咽即愈，况余今所用者，不止此二味哉！

時有友人沈君賢襄亦在側，觀此變戲法式之治病術，不禁竊怪曰：我有十餘年之宿恙，君亦能愈之，若是其速乎？曰：何病？曰：老欬嗽也。曰：是亦不難。因按脈，察苔，撫額，依舊至迅，而上方隨成，蓋即射干麻黃湯原方是也。次日，沈君服此，恙減其半，續進二劑，欬永除，又豈非下咽即愈之謂乎？

我知閱者必將願聞沈君宿恙之經過，及服藥後之反應，則與其由余陳述，跡近于誇，曷若由沈君自言，事屬乎真？故沈君逕自筆述如下，以告世之同病者：

『鄙人體素健，但自幼卽有咳嗽之疾，每屆初秋，天氣驟涼，必按時舉發。初則換衣之時，稍受風寒，卽噴嚏不止，繼則喉中生痰，呼吸不暢。疾劇時，夜間難以成寐，時需坐起，氣方稍蘇。而氣管因痰阻礙，一呼一吸，聲如鋸木。往往頭暈目眩，坐臥不安，痛苦殊甚。飲

食方面，如肉類等固不敢染指，並煙酒等刺激物品亦在摒絕之例。十數年來，雖經診治，間或購服西藥，終鮮效果。因是每年例須受苦二月許。今秋又漸復發，幸經服姜君方數劑，立即遏止。現已隆冬，仍康好健啖如恆。惟偶聞濃厚之煤氣，或略感寒涼，喉中亦立即呼吸有聲，但片刻即愈，不須藥治。且今晨間起身時，必有濃痰一口，自能吐出，甚稱快適。前在病時，此痰阻塞喉間，不復能出，其苦不堪言狀。回憶纏綿宿疾，恍然若失，多年沉疴，一旦根除，誠令人感佩不止也。

沈賢襄謹誌二十六年一月十五日

射干麻黃湯有其藥理在，射干麻黃湯證有其病理在。使吾一一暢發之，諸君安坐而得之，將覺淡然無味，不值一嚼。君若不惜精神而自求之，則興之所至，可以忘君餐，可以廢君寢。此中之樂樂無窮，有不足爲外人道者！

灸詐
愈用古。明新昌縣人。一女子欠伸。兩手直不能下。用古曰。須灸丹田。因灼艾詐解其裙帶。女子驚護。兩手遂下。

痘科學

繆俊德著

本書從中西醫二十餘種善本秘籍中整理出來最有價值的痘科書自出版之後醫林傳誦莫不交口稱譽惲鐵樵先生謂此書好處在記載詳明應有盡有章巨膺先生謂此書於病原病歷病理病狀診斷治療言之甚詳說理精當具有系統功在保赤陸淵雷先生來函云此書的是佳作其他各地名醫來函贊揚者難以臚舉本書內容如何可想而知存書無多購請從速每部特價四角八分 寄費在內 郵票九折 江蘇如皋耕茶延齡醫社啓

素軒醫語出版

邵餐芝著

本書凡五十六篇。自首篇至十八，以傷寒論立場，雜論寒溫病理。觸類引伸，大旨宗仲景而闢葉吳。自十九篇至三十二，出入科哲，揚摧古今，多屬中醫學根本觀念。自三十三篇至五十，將六經表裏作有組織有系統之研究，而皆以仲景傷寒論中文字證明之，五十一篇以後，續申以前諸篇未竟之義。上海徐相任先生謂此書多未經人道語，實與普通醫書有別。並在浙東日報上海神州醫報先後專載，文字於簡潔中力求暢達。印刷紙張，亦極精良。卷首有焦易堂惲鐵樵吳去疾徐相任秦伯未諸名醫題序。實售一元。函索樣張，附郵一分，郵寄蘭谿州上埠同福堂轉著者。書印無多，欲購從速。

蘭谿協記書莊代啓

第四七案 苓甘五味加薑辛半夏杏仁湯證 穎師醫案

葉瑞初君 麗華公司化粧品部

初診二月十七日

咳延四月，時吐涎沫，脈右三部弦，當降其衝氣。

茯苓三錢 生甘草一錢 五味子一錢 乾薑錢半 細辛一錢

製半夏四錢 光杏仁四錢

二診二月十九日

兩進苓甘五味薑辛半夏杏仁湯，咳已略平，惟涎沫尚多，咳時痰不易出，宜與原方加桔梗。

茯苓三錢 生草一錢 五味子五分 乾薑一錢 細辛六分

製半夏 三錢

光杏仁 四錢

桔梗 四錢

佐景按 葉君現服務麗華公司化粧品部，昔與史惠甫君爲同事，患欬凡四閱月，問治於史。史固辭之，以習醫未久也。旋葉君欬見痰中帶血，乃懼而就師診。服初診方凡二劑，病卽減輕。服次診方後，竟告霍然。

冷水浴

唐杲。字德明。嘉定縣人。未冠已名聞四方。陳進士父病熱而狂。踰垣越屋。壯夫不能遏。杲令貯水浴器中。令有力人捉而投之。方沒股。不復跳躍。因遍沃其身。遂倦憊歸臥汗出而解。

十棗湯

太倉武指揮妻。起立如常。臥則氣絕欲死。唐杲言是爲懸飲。飲在喉間。坐之則墜。故無害。臥則壅塞諸竅。不得出入而欲死也。投以十棗湯而平。

第四八案 皂莢丸證其一 穎師親撰

師曰

要略曰：『欬逆上氣，時時吐濁，但坐，不得眠，皂莢丸主之。』按射干麻黃湯證，但云欬而上氣，是不欬之時，其氣未必上衝也。若夫本證之欬，逆上氣，則喘息而不可止矣。病者必背擁疊被六七層，始能垂頭稍稍得睡。倘疊被較少，則終夜噓欬，所吐之痰黃濁膠粘。此證予於宣統二年，侍先妣邢太安人病，親見之。先妣平時喜進厚味，又有煙癖，厚味被火氣薰灼，因變濁痰，氣吸於上，大小便不通。予不得已，自製皂莢丸進之。長女昭華煎棗膏湯，如法晝夜四服。以其不易下咽也，改丸如菉豆大，每服九丸。凡四服，浹晨而大小便通，可以去被

安睡矣。後一年，聞吾鄉城北朱姓老婦，以此證坐一月而死，可惜也！

曹穎甫曰

有黃松濤者，住城內廣福寺左近，開設玉器店，其母年七旬許，素有痰飲宿

疾，數年未發，體甚健。某秋，忽咳嗽大作，濁痰稠粘，痛牽胸脅，夜不能臥，臥則咳吐，脹痛更甚，前所未見。病發三日，乃延余診，其脈弦數，氣急促，大便三日未行，力憊聲嘶，喘不能續，證已危險。余乃告其家人曰：此屬痰飲重證，勢將脫，若不急救，再延片刻，無能爲矣。於是急取控涎丹一錢五分，以開水沖元明粉三錢吞送。不久，欬減，氣急稍定。至晚，大便下，作黑色，能安眠。達旦，諸恙盡失。於是始知控涎丹係十棗湯變其體制，用以備急者也。然攷此病本皂莢丸證。金匱所謂欬逆上氣，時時吐濁，但坐不得眠，皂莢丸主之是也。但此證來勢暴厲，病體已不支，恐皂莢丸性緩，尙不足以濟急耳。

筆裏針

范九思。宋人。業醫善針。沉疴悉能起之。一人患喉蛾。諸醫不能愈。

。且畏針。范與末藥以筆蘸搽。而暗藏針於內以開之。遂愈。

第四九案

皂莢丸證其二

穎師講授

佐景筆記

師曰

門人盧扶搖之師曹殿光，蕪湖人，年五十所，患痰飲宿疾，病逾十載，扶搖不能治，使來求診，其證心下堅滿，痛引胸脅，時復喘促，咳則連聲不已，時時吐濁痰，稠凝非常，劇則不得臥。余謂其喘咳屬支飲，與傷寒論之心下有水氣，痰飲篇之欬逆不得臥，證情相類，因投以小青龍湯，不效。更投以射干麻黃湯，合小半夏湯，又不效。而欬逆反甚，心殊焦急。更思以十棗湯攻之，而十棗又爲胸脅懸飲之方。思以葶藶大棗降之，而瀉肺係爲肺脹肺癰而設，皆非的對之劑。縱投之，徒傷元氣，於病何補？因念其時吐痰濁，劇則不得臥，與金匱所載皂莢

丸證，大旨相同。遂以皂莢炙末四兩，以赤砂糖代棗和湯，與射干麻黃湯間服之。共八劑，痰除喘平，諸恙盡退。

引痘略

邱熿。字浩川。清南海人。種牛痘之法。以嘉慶十四年四月由呂宋傳至澳門。熿身試之。並行之家人。戚友知其效。遂居會館專司其事。十數年所種累千百人。均無一失。乃以嘉慶二十二年著引痘略一書。實吾國知有種牛痘法之第一人也。

麝香毒

是巨淵。明江陰人。得異人方。號神醫。蘇州富家子。病大熱。羣醫不治。巨淵鑿地爲坎。令病者臥其上。泥水沃之。須臾愈。或問故。曰。多寵妾。中麝香毒也。

第五〇案 皂莢丸證其三 穎師講授 佐景筆記

師曰

余嘗自病痰飲，喘咳，吐濁，痛連胸脅，以皂莢大者四枚炙末，盛碗中，調赤砂糖，間日一服。連服四次，下利日二三度，痰涎與糞俱下，有時竟全是痰液。病愈後，體亦大虧。於是知皂莢之攻消甚猛，全賴棗膏調劑也。夫甘遂之破水飲，葶藶之瀉癰脹，與皂莢之消膠痰，可稱鼎足而三。惟近人不察，恆視若鴆毒，棄良藥而不用，伊誰之過歟？

曹穎甫曰 余治張大元喘欬，不得臥，亦用控涎丹法，一下而愈。近數年來大元染有煙癖，濃痰和水而出，一夜得一大玻璃盃。諸痰飲方絕無功用，皂莢灰亦無濟。大約水氣太甚者，既不當用滌除油垢之法，而中有濃痰者又非溫藥所能治乎？

佐景按 鴉片本爲大藥，彼以大藥爲家常便飯，宜乎他藥之不能奏功。故任何病證

發於嗜煙之體，較常人爲難治，不啻倍蓰者，常歷試不爽也。

歌

一 首

嘆無聊。便學醫。噫。人命關天。此事難爲。救人心。作不得謀生計。
。不讀方書半卷。只記藥味幾種。無論癘癘瘋癆。傷寒瘰疾。祇打聽
近日時醫。慣用的是何方何藥。試一試。偶然得效。便覺得希奇。試
得不靈。便弄得無主意。若還死了。只說是。藥不錯。病難醫。絕多
少單男孤女。送多少高年父母。拆多少少壯夫妻。不但分毫無罪。還
要藥本酬儀。問爾居心何忍。王法雖不及。天理實難欺。你若果有救
世真誠。還望你讀書明理。做不來甯可改業。免得陰誅冥擊。(徐靈
胎)

第五一案 皂莢丸證其四 穎師醫案

鄭左 住方浜路口 年八十二歲

濕痰之體，欬嗽，四肢浮腫，病情屬溢飲，原當發汗利小便。但以濁痰阻於胸膈，欬而上氣，但坐不眠，痰甚濃厚。病急則治其標，法當先用皂莢丸以下胸膈之痰，俾大小便暢行，得以安睡，方是轉機。今按兩脈結代，結代之脈，仲景原以為難治。藥有小效，方議正治。

土皂莢

去黑皮去子去弦酥炙研細蜜丸如桐子大每服三丸日三服以黑棗二十枚濃煎去渣送丸

拙巢註

病家將此方詢諸他醫，醫以劑峻，勸勿服。其後究竟如何，不可得而知矣。

曹穎甫曰

皂莢丸之功用，能治膠痰，而不能去濕痰。良由皂莢能去積年之油垢，而不能除水氣也。然痰飲至於嗽喘不已，中脘必有凝固之痰，故有時亦得取效。惟皂莢灰之作，用乃由長女昭華發明。彼自病痰飲，常嘔濃厚之痰，因自製而服之。二十年痰飲竟得剷除。

病根。予服之而效。曹殿光適自蕪湖來診，病情略同，故亦用之而效也。

佐景按

金匱本方云：『皂莢八兩，刮去皮用，酥炙。右一味，末之，蜜丸，桐子大，以棗膏和湯服三丸，日三夜一服。』刮去皮用者，刮去其外皮之黑衣也。酥炙者，用微火炙之，使略呈焦黃即得，勿成焦炭也。服三丸者，每服三丸也。日三夜一服者，日中三服，夜間一服，竟日共四服，計十二丸也。故或云本藥蕩滌刺激之力甚大，一日用量不得過梧子大三丸者，非也。棗膏和湯者，言預用棗肉煎熬成膏，及應用時，取膏加熱水，使混和成湯，送本丸也。尤氏云，飲以棗膏，安其本也。此說甚是。伸言之，即恐皂莢入胃，非但去濁痰，並將殃及胃中寶貴之津液，故必用棗膏以固護之，此吾友吳凝軒之說也。吾師代棗膏以砂糖，無非取其便捷，然其保津之功，恐不及棗膏遠甚。願二者皆屬甘味，與甘草之安腸生津，飴糖之建中定痛，有異曲同工之妙。

綜計以上本湯四案，第一案邢太安人先一日四服，共進如梧子大者十二丸，次一日共進如菴荳大者三十六丸。今案凡蜜丸如梧子大之丸藥，每錢約得十餘丸，則如梧

子大十二丸者，量僅錢許耳。第二案曹殿光用皂莢末四兩者，乃其八日間之總量也。卽先一日服皂莢末一兩，次日改服射干麻黃湯一劑，以後第三，第五，第七日同第一日，第四，第六，第八日同第二日。按每日服末一兩較第一案之錢許量已大增，但此爲皂莢焦黑之灰，彼爲同品炙黃之質。黑者力微，黃者力巨，故其量爲反比，而二者病情又有重輕之分，故量雖迥異，並非矛盾。第三案吾師自以皂莢大者四枚炙末，盛之得一小半碗。余嘗試擇大皂莢一枚，不去皮弦與子，衡之，得新秤一兩許。又取大者二枚，炙之使焦，研之爲末，衡之，得六錢許。是四枚末約爲一兩二錢許，與第二案所稱之兩許，亦尙相合。第四案如古法，與第一案同。按本藥究屬峻品，無經驗之醫生初次試用，寧自每服五分遞加，較爲妥當。

又按用皂莢無非取其蕩滌膠痰，而其能蕩滌膠痰者，蓋卽賴其中含有石碱素。余雲岫先生曰：吾輩所用之驅痰劑，西藥如西尼加根，中藥如遠志，桔梗，皂莢，中皆含有石碱素，所謂刺激性驅痰劑是也。故用牙皂之莢，可以代西尼加根云云。中西學說相通，信

哉。

曹穎甫曰 除痰之藥以有碱性者爲長，故咯痰不出者，用桔梗甘草湯，無不尅日取效，以桔梗含有碱性故也。痰黏胸膈而不出，則用有碱性之桔梗以出之，所謂在高者引而越之也。膠痰在中脘，則用有碱性之皂莢以下之，所謂在下者引而竭之也。凡用藥有微上微下之異，可因此而觀其通矣。

摩

盧之頤。字子繇。明盧復子。年二十八。父卒。遺命之頤。著本草乘雅。越十八年而成。於是注傷寒。越五年而傷寒金鉤亦成。然因心勞血耗。當參覆本草畢而右目眇。疏鈔金鉤終而左目又眩。年五十六。兩目遂矇。時論疏金匱甫及其半。不能復書。乃冥目晏坐。摩索其義。有所得。則口授其壻陳曾篁錄之。越四年乃成。遂以摩索名其書。

索

第五二案 澤瀉湯證類師醫案

管右 住南陽橋花場 九月一日

欬吐沫，業經多年，時眩冒，冒則嘔吐，大便燥，小溲少，欬則胸滿，此爲支飲，宜澤瀉湯。

澤

瀉一兩
三錢

生白朮六錢

佐景按 本案病者管婦年三十餘，其夫在上海大場蒔花爲業。婦素有痰飲病，自少已然。每屆冬令必發，劇時頭眩，不能平臥。師與本湯，婦服之一劑，既覺小溲暢行，而欬嗽大平。續服五劑，其冬竟得安度。明年春，天轉寒，病又發。師仍與本方，澤瀉加至二兩，白朮加至一兩，又加蒼朮以助之，病愈。至其年冬，又發。宿疾之難除根，有如是者！

傷寒金匱中小方甚多，吾師亦常用之。佐景因筆墨不閒，未暇一一詳舉。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以上自小青龍湯至澤瀉湯凡五證，皆治痰飲。小青龍湯以心下水氣爲主，射干麻黃湯以喉中水雞聲爲主，苓桂五味加薑辛半夏杏仁湯以吐涎沫爲主，皂莢丸以膠痰爲主，澤瀉湯以眩冒爲主，此其大較也。

掬水戲

錢瑛。字良玉。明蘇州府人。世傳顯顯醫術。甯陽侯生孫九月。驚悸。數啼而汗。百方莫效。瑛後至。令兒坐於地。便掬水爲戲。驚啼頓止。人問之。曰。時當季春。兒豐衣帷處。不離懷抱。熱鬱難泄。使近水則火邪殺。得土氣則臟氣平。不藥自愈矣。

敗葉落

曹察齋。明如皋縣人。精歧黃之術。一日行途中。聞有婦臨蓐者。痛楚特甚。曹拾地下敗葉。命煎湯服之即下。人叩其故。曹曰。醫者意也。我取其敗葉落耳。衆服其神。

第五三案 桂枝加龍骨牡蠣湯證其一 穎師醫案

周左

湯。 早年精氣不固，兩足乏力，頭暈目花，證屬虛勞，宜桂枝加龍骨牡蠣

川桂枝 三錢

生白芍 三錢

生甘草 二錢

龍

骨 一兩 先煎

左牡蠣 三兩 先煎

大黑棗 十二枚

薑 八片

佐景按 要略云：『男子失精，女子夢交，桂枝加龍骨牡蠣湯主之。』故本湯之治遺

精，醫者所盡知也。顧知之而不能用之，其所用者，每偏於腎氣丸一方，加補益之品，如續

斷，杜仲，女貞子，菟絲子，核桃肉之屬。吾師治此種病，一二劑即已。余依師法而行之，其效

亦然。時事新報館黃君舜君患遺精已久，多勞則劇，不喜服重劑藥，為疎桂枝白芍各錢

半，炙草一錢，生薑一片，大棗四枚，龍骨牡蠣各三錢，三服而瘥，另有鄒萍君年少時，染有

青年惡習，久養而愈。本冬遺精又作。服西藥，先二星期甚適，後一星期無效，更一星期服之反劇。精出甚濃，早起脊痛頭眩，不勝痛苦。自以爲中西之藥乏效，愁眉不展。余慰之曰：何懼爲？予有丹方在，可療之。以其人大膽服藥，予桂枝白芍各三錢，炙草二錢，生薑三大片，加花龍骨六錢，左牡蠣八錢，以上二味打碎，先煎二小時。一劑後，當夜即止遺，雖鄒君自懼萬分，無損焉。第三日睡前，忘排尿，致又見一次。以後即不復發，原方加減，連進十劑，恙除，精神大振。計服桂枝芍藥各三兩，龍骨六兩，牡蠣八兩矣。其他驗案甚多，不遑枚舉。曹穎甫曰：此方不惟治遺精，并能治盜汗。十餘年中，治愈甚衆，但以數見不鮮，未錄方案，併姓名居址而忘之矣。按桂枝湯本方原爲營弱衛強，脾陽不振，不能令汗出肌腠而設。故辛甘發散以助脾陽，令肌腠中發出之汗液，與皮毛中原有之汗液混合而出，然後營氣和而自汗可止。盜汗常在夜分，營氣夜行於陽，則其病當屬肌腠不密，汗隨營氣而外泄。營病而衛不病，亦爲衛不與營和，故用桂枝湯本方，以和營衛二氣，加龍骨牡蠣以收外浮之陽，故盜汗可止。若營衛未和，而漫事收斂，吾知其必無濟也。吳生疑軒蓋親驗之。

第五四案 桂枝加龍骨牡蠣湯證其二 穎師醫案

季左 十月十二日

夜寐喜盜汗，脈陽浮陰弱，宜桂枝加龍骨牡蠣湯。

川桂枝四錢

生白芍三錢

生 草一錢

龍 骨四錢

左牡蠣一兩

薑八片

紅 棗十二枚

佐景按 要略云：『男子平人，脈虛弱細微者，喜盜汗也。』巢源虛勞盜汗候云：『盜

汗者，因眠睡而身體流汗也。此由陽虛所致，久不已，令人羸瘠枯瘦，心氣不足，亡津液故

也。診其脈，男子平人脈虛弱微細，皆為盜汗脈也。』丹波氏云：『金鑑云，此節脈證不合，

必有脫簡，未知其意如何。蓋虛勞盜汗，脈多虛數，故有此說乎？』吾師則曰，此證桂枝加

龍骨牡蠣湯所得而主之也。如本案所示，即其一例。服藥後，每每周身得微微熱汗出，以

後即不盜汗矣。余用本方者屢，得效與治失精同。吳兄凝軒昔嘗患盜汗之恙，醫用浮小

麥，麻黃根，糯稻根以止其汗。顧汗之止僅止於皮毛之裏，而不止於肌肉之間，因是皮膚作癢異常，頗覺不舒。後自檢方書，得本湯服之，汗止於不知不覺之間云。

本湯既可治盜汗，又可治遺精，更可治盜汗之兼遺精者，所謂虛勞人是也。以中醫之舊理釋之，必曰，汗者，津液之散於表者也，精者，津液之注於下者也，雖有表下之不同，而本湯能保津液則一。此種抽象之說理，原屬不錯，但實在之病理變化，決不如此簡單。余更見一病者，先患盜汗，醫以糯稻根，浮小麥等品，以止之，於是遺精作。醫又以熟地，五味，朮，杞以補之，於是盜汗又起。二者更替爲病，諸名醫竟無術以療之。纏綿數月，病者發狂，自樓上向街躍下。醫院懼其生事，婉勸出院，後不知究竟。尚憶其人以服藥日久，多看載藥用說明之包藥紙，亦能稍明藥性。因是醫下一藥，彼必曰，此藥太熱，或曰，此藥過涼。余按其人之病不足慮，而其評藥之習却可畏，卒不得良醫以起之者，非無因也！

曹穎甫曰 一知半解爲近世病家通病，而時醫又從而恐嚇之，謂某藥不可輕試，故遇方治稍重者往往棄而弗服，一遇重證，多至不救。信楚之生命固不足惜，其如醫學之晦盲

何哉！

佐景又按 陸自量先生作「桂枝龍骨牡蠣湯之治驗篇」云：「中表某君有四歲

女，患小便頻數，日夜無度，然無其他症狀。夜必遺尿數次，彼母深惡之，遂求治於余，以療此惡疾。余沈思之，竊念遺尿之病，世多此疾，而無此方，在小兒則爲司空見慣。在大人亦爲秘密暗疾，故世少特效方，此亦破題兒之治證也。俄頃，悟得金匱桂枝加龍骨牡蠣湯爲治男女失精夢交之良方，曾有人施治於膀胱欬證，且日人以此湯療久年遺尿，每得特效，雖未親歷，實驗所載諒不我欺，乃處以整箇的桂枝加龍骨牡蠣湯（桂枝芍藥各二錢，生薑二片，紅棗四枚，龍牡各五錢。）令試服之，竟二劑，遺尿已愈，洩數亦調。於服藥時，彼母佯爲棗子湯與之，故該孩頗爲歡迎，益係純屬甘味，絕無苦口之藥，雖有生薑之辛，盡爲甘味所掩。服後亦無反射影響，故該孩屢索棗子湯不已也。考遺尿證係腎藏泌尿作用興奮，膀胱尿道括約肌麻痺而弛緩，致患尿意頻數。投此湯，大棗甘草正能緩和腎藏泌尿之興奮，桂枝生薑含有揮發油，能直達生理變常之所在地——病處——刺激括

約肌之麻痺，使之興奮，同時以龍骨牡蠣含有石灰質，芍藥含有單甯酸，能爲之收斂，遺尿病遂由是而愈也。此湯之能愈失精者，亦從而知之矣。〔錄蘇州國醫雜誌〕余亦曾彷彿此用本湯，治高年婦人遺尿，其結果大致甚佳。惜其報告係由人輾轉傳來，故不甚詳明耳。讀者如遇此證，大可一用此湯，蓋以補治虛，以濇治遺，乃吾中醫之大法，復何疑爲？

坑

張達泉。明懷甯縣人。生平嗜酒。病者爲邀其所。厚治具相待。卽欣焉往。投以金則拂衣去。顏渾爲兒時。中痘已死。達泉視之曰。未死也。急掘地作坑。置兒其中。取新水數桶。用紙蘸之。重貼身上。少頃。有細煙起。兒手中微動。達泉喜曰。生矣。復以水沃之。氣蓬蓬上蒸。大啼數聲。乃取起。再進以藥。不數日愈。

兒

第五五案 炙甘草湯證其一 穎師講授 佐景筆記

師曰

律師姚建現住小西門外大興街，嘗來請診，眠食無恙，按其脈結代，約十餘至一停，或二三十至一停不等，又以事繁，心常跳躍不寧，此仲師所謂心動悸，脈結代，炙甘草湯主之之證是也，因書經方與之，服十餘劑而瘥。

炙甘草 四錢

生薑 三錢

桂枝 三錢

潞黨參 二錢

生地 一兩

真阿膠 二錢 烱冲

麥冬 四錢

麻仁 四錢

大棗 四枚

佐景按

大論原文煎法，用清酒七升，水八升，合煎，吾師生之用本湯，每不用酒，亦效。

惟阿膠當另烱冲入，或後納烱消盡，以免膠質為他藥粘去。余用阿膠至少六錢，分二次冲，因其質重故也。

曹穎甫曰 陽氣結滯不舒，故謂之結，陰氣缺乏不續，故謂之代，代之爲言，貸也，恆產告罄，而稱貸以爲生，其能久乎？固知傷寒太陽篇所謂難治者，乃專指代脈言，非併指結脈言也。

熱 酒 黑 鉛

唐與正。宋時人。善醫。凡人有奇疾。以意療之。無不效。一小女患風痺赤腫。諸醫以風熱治之不效。唐診視云。肝肺之風熱。治之遂愈。惟頂上高腫寸許。詢其乳母。好飲熱酒。唐遂悟。以前劑倍加葛根。數服而消。一人因服黑鉛丹。臥則小便微通。立則不能涓滴。服諸通利藥並不效。唐曰。乃結砂時鉛不死。硫黃飛去。鉛入膀胱。故臥則偏重猶可渡。立則正塞水道。自不能通。用金液丹三百丸。分爲十服。煎瞿麥湯下。膀胱得硫黃。積鉛成灰。從水道下。累累如細砂。其病遂愈。

第五六案 炙甘草湯證其二 穎師醫案

唐左 史惠甫介紹

初診十月二十日

脈結代，心動悸，炙甘草湯主之，此仲景先師之法，不可更變者也。

炙甘草

四錢

川桂枝

三錢

潞黨參

三錢

阿膠珠

二錢

大麻仁

一兩

大麥冬

八錢

大生地

一兩

生薑

五片

紅棗

十枚

佐景按

唐君居春申，素有心臟病，每年買舟到香港，就診於名醫陳伯壇先生，先生

用經方，藥量特重，如桂枝生薑之屬動以兩計。大鍋煎熬，藥味奇辣，而唐君服之，疾輒良已。今冬心悸脈結代又發，師與炙甘草湯，服至三五劑，心悸愈，而脈結代漸稀，尙未能悉如健體。蓋宿疾尙賴久劑也。君又素便秘，服藥則易行，停藥則難行，甚須半小時之久，故師方用麻仁一兩之外，更加大黃三錢。

二診十月二十三日

二進炙甘草湯，胃納較增，惟口中燥而氣短，左脈結代漸減，右脈尙未盡和，仍宜前法加減。加製軍者，因大便少也。

炙甘草

五錢

川桂枝

四錢

潞黨參

五錢

阿膠珠

二錢

大熟地

一兩

大麻仁

一兩

麥冬

四錢

紫蘇葉

五錢

天花粉

一兩

生薑

三片

紅棗

七枚

製軍

三錢

附子證

張遂辰。字卿子。明仁和縣人。塘棲婦人病傷寒十日。熱不得汗。或欲以大黃下之。主人懼。延遂辰診之曰。脈強舌黑而有光。投大黃爲宜。此人舌黑而潤。不渴。此附子證也。不汗者。氣弱耳。非參耆助之不可。一劑而汗解。

第五七案 炙甘草湯證其三 穎師講授 佐景筆記

師曰

昔與章次公診廣益醫院庖丁某，病下利，脈結代，次公疏炙甘草湯去麻仁方與之。當時鄭璞容會計之戚陳某適在旁，見曰：此古方也，安能療今病？次公忿與之爭，僅服一劑，卽利止脈和。蓋病起已四十餘日，庸工延誤，遂至於此。此次設無次公之明眼，則病者所受苦痛，不知伊於胡底也。

佐景按 本案與前案同例，惟一加麻仁，一去麻仁，均具深意，豈流俗庸工之所知哉？古方不能療今病，逼肖時醫口吻，第不知何所據而云然，何怪江南無正傷寒之論調，猶盛於今日也。黃鐘毀棄，瓦釜雷鳴，付之一歎！

曹穎甫曰 玉器公司陸勳伯寓城隍廟引線弄，年逾六秩，患下利不止，日二三十行，脈

來至止無定數。玉器店王友竹介余往診。余曰：高年結脈，病已殆矣。因參仲聖之意，用附子理中合炙甘草湯，去麻仁，書方與之。凡五劑，脈和利止，行動如常。

按古方之治病，在傷寒金匱中，仲師原示人加減之法，而加減之藥味，要不必出經方之外，如陰虧加入參而去芍藥，腹痛加芍藥而去黃芩，成例具在，不可誣也。如予用此方，於本證相符者則用本方，因次公於下利者去麻仁，遂於大便不暢者重用麻仁，或竟加大黃，遇寒濕利則合附子理中，於臥寐不安者，加棗仁硃砂，要不過隨證用藥，絕無異人之處，仲景之法，固當如此也。

佐景又按 余用本方，無慮百數十次，未有不效者。其證以心動悸為主。若見脈結代，則其證爲重，宜加重藥量。否則，但覺頭眩者爲輕，投之更效。推其所以心動悸之理，血液不足故也，故其脈必細小異常。婦女患此證之甚者，且常影響及於經事。動悸劇時，左心房處怦怦自躍，不能自已。膽氣必較平時爲虛，不勝意外之驚恐，亦不堪受重厲之叫呼。夜中或不能成寐，於是虛汗以出，此所謂陰虛不能斂陽是也。及服本湯，則心血漸足，動

悸亦安，頭眩除，經事調，虛汗止，脈象復，其功無窮。蓋本方有七分陰藥，三分陽藥，陰藥爲體，陽藥爲用。生地至少當用六錢，桂枝至少亦須錢半，方有效力。若疑生地爲厚膩，桂枝爲大熱，因而不敢重用，斯不足與談經方矣。余治驗過多，不暇盡數證引，姑簡述一二如下：

有盧氏婦經事淋漓不清，其夫憂之，慮成漏證，與本湯一劑，經即止，神即安。有王氏婦足腫不良於行，每日下午三四時許，背脊酸痛，不可名狀，服本湯三劑，腫者退，而痛者除。有馬姓女郎患失眠，又易怒，服此湯後，日間亦欲眠，不與人忤矣。病家無識，以爲服藥之後，何反神憊也？不知今日之多眠，卽所以代償前此之失眠（與病愈後之多食同例）。

迨償負既足，（有償至旬日之久者）安用晝寢爲？有沈姓教師，經西醫診斷，患心臟病，而治心臟病之特效藥尙未發明，戚然來問計。余曰：君所需之特效藥早已發明，其發明之日至少在距今一千七百年以前，君特不自知耳！教師愕然，服本湯而心臟病除。有吳姓老婦兩手臂筋攣，服本湯得屈伸自如，夫經漏，足腫，脊楚，失眠，易怒，心病，筋攣，病象萬

千，余何能一方而愈之？實告讀者，辨證之功也。

本湯證在男子多發於病後，在女子每見於平日。但吾國婦女最喜諱疾忌醫，君如告之曰病，彼不信也。試服湯而精神煥發，興趣倍增者，彼曰：我前此體虛也，果依此說，炙甘草湯能補虛，然則傷寒方又豈惟專治傷寒而已哉？柯氏謂傷寒論中多雜病方，信然。

神交邵子餐芝貽書教曰：本錄脈診一項似欠詳明。余拜聆之下，無任感銘。爰特添述本證脈象一二如下，以補前愆。按本湯證脈象數者居多，甚在百至以上，遲者較少，甚在六十至以下。服本湯之後，其數者將減緩，其緩者將增速，悉漸近於標準之數。蓋過猶不及，本湯能削其過而益其不及，藥力偉矣。又血虧甚者，其脈極不任按，即初按之下，覺其脈尙明朗可辨，約一分鐘後，其脈竟遁去不見，重按以覓之，依然無有。至此，淺識之醫未有不疑慮叢生者。但當釋其脈，稍待再切，於是其脈又至。試問脈何以不任按，曰：血少故也。迨服本湯三五劑後，脈乃不遁，可以受按。此皆親歷之事，絕非欺人之語。依理，一人二手，其脈當同，然而事實上不爾，左右二脈每見參商。脈理之難信，有如是者。抑吾國同

胞不甚講究健康。尤以婦女爲甚。試執一無病之人而切其脈，輒多病象，或至數不合，或洪細無度，以醫學之目光衡之，悉是病體，而同胞不自以爲病。一旦發熱臥牀，病上加病，其病脈又加異象，幾至不可究詰，直有難以言語形容之者，即使勉事形容，而人亦難能了解者。脈象之難言，又有如是者。故拙按中言脈象略簡者，未嘗無苦衷於其間也。

服冷劑熱

許夢熊。號環山。明金陵人。有一病者似患火證。諸醫飲以涼藥。狂躁異常。熊過診曰。急當以參附薑桂投服。或曰。狂躁若此。再用熱劑。噴血奈何。熊曰。不難。藥用井水浸冷服之。當立效。如法治之。一服。躁稍定。再服而病者帖然臥矣。未數日。病果愈。

國醫正言月刊

內容豐富

印刷精美

要目

文 件 官署團體醫藥名人來往函件

論 壇 發揮醫藥原理奧義

雜 誌 搜集醫藥各種學說

瑣 聞 醫藥消息與主管官署對醫藥之法令

社會義務 各地函問疑難大症治法及醫藥疑問各種答覆

辨 駁 闡解中西醫理優劣要點

專 著 解釋醫理經文奧義

實 驗 已經治愈之成案

時症急救 時症治療驗法

【定價】第一集彙集訂冊由第一期至十二期定價三元特價八扣國內郵力在內第

十三期以後全年十二冊二元半年六冊一元一角零售一冊二角

地址 天津東門內文學東箭道國醫研究會

第五八案 小建中湯證其一 穎師醫案

王右

腹痛，喜按，痛時自覺有寒氣自上下迫，脈虛弦，微惡寒，此為肝乘脾，小建中湯主之。

川桂枝 三錢

大白芍 六錢

生 草 二錢

生 薑 五片

大 棗 十二枚

飴 糖 一兩

佐景按 大論曰：『傷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煩者，小建中湯主之。』又曰：『傷寒，陽脈濇，陰脈弦，法當腹中急痛，先與小建中湯。』要略曰：『虛勞，裏急，悸，衄，腹中痛，夢失精，四肢酸疼，手足煩熱，咽乾，口燥，小建中湯主之。』似未言有寒氣自上胸中下迫腹中之證，惟吾師以本湯治此寒氣下迫之證，而兼腹痛者，其效如神。

推原藥理，有可得而言者，蓋芍藥能活靜脈之血故也。詳言之，人體下身靜脈之血

自下上行，以匯於大靜脈管，而返注於心臟。意者本證靜脈管中必發生病變，有氣逆流下行，故痛。須重用芍藥，以增靜脈迴流之力。而消其病變，故病可愈。昔吳兄疑軒患腹中痛，就醫久治不愈。自檢方書，得小建中湯，樂其能治腹痛，即照錄原方，用白芍至六錢，桂枝至三錢。自以爲藥量僅及古人什之一，輕甚，且未用飴糖。服後，腹中痛隨除，惟反覺其處若空洞無物，重按更適。蓋其時腹中靜脈血向上迴流過盛，動脈血不及調劑，又無飴糖以資補充故也。疑軒曾歷歷爲吾言，可爲明證。學者可暫識此理，更與下卷奔豚各案合考之，自得貫通之樂。

今之醫者每不用飴糖，聞嘗與一藥舖中之老夥友攀談，問其歷來所見方中，有用飴糖者乎？笑曰：未也，可見一斑。先賢汪訥庵曰：「今人用小建中者，絕不用飴糖，失仲景遺意矣。」然則近古已然，曷勝歎息。夫小建中湯之不用飴糖，猶桂枝湯之不用桂枝，有是理乎？

第五九案 小建中湯證其二 穎師醫案

顧右 十月二十六日

產後，月事每四十日一行，飯後則心下脹痛，日來行經，腹及少腹俱痛，痛必大下，下後忽然中止，或至明日午後再痛，痛則經水又來，又中止，至明日卻又來又去，兩脈俱弦，此為肝膽乘脾藏之虛，宜小建中加柴苓。

桂枝三錢 生白芍五錢 炙甘草二錢 軟柴胡三錢 酒苓一錢

台烏藥錢半 生薑五片 紅棗十二枚 飴糖三兩

拙巢註 一劑痛止，經停，病家因連服二劑，全愈。

佐景按 余初疑本證當用溫經湯加查麩之屬，而吳兄疑軒則力贊本方之得。師曰：大論云：「傷寒，陽脈濇，陰脈弦，法當腹中急痛，先與小建中湯，若不差者，小柴胡湯主之。」

「我今不待其不差，先其時加柴苓以治之，不亦可乎？况婦人經水之病，多屬柴胡主治，爾儕察諸云云。翌日據報，病向愈矣。」

蜈蚣子鷄

張冲虛。明蘇州府人。善醫。多奇效。有道人就竈吹火。一蜈蚣伏火筒。誤吸入腹。痛不可忍。冲虛視之。命碎雞子數枚。傾白碗中。令噉之。良久痛少定。索生油與嚙。須臾大吐。則雞子與蜈蚣纏束而下。蓋二物氣類相制。入腹則合爲一耳。

蒸屍約脈

陸怡。字悅道。元華亭縣人。善醫。汴人段氏客比鄰。一夕溘死。怡取馬櫪去底。置大釜上。昇死者納之。蒸以葱藥。及旦皮膚而氣復。大德間召至京師。右丞相荅刺罕哈刺孫使切脈。竟曰。丞相無疾。惟左足大姆指一脈不到。時哈孫欲試其藝。先以物約之也。稱爲神人。

第六〇案 當歸建中湯證 穎師醫案

宗嫂十一月十七日

月事將行，必先腹痛，脈左三部虛，此血虧也，宜當歸建中湯。

全當歸 四錢

川桂枝 三錢

赤白芍 各三錢

生甘草 錢半

生薑 三片

紅棗 七枚

飴糖 二兩 沖服

佐景按 當歸建中湯，即桂枝湯加味也。姑以本方為例，甘草之不足，故加飴糖。白芍

之不足，故加赤芍。桂枝之不足，故加當歸。本經表桂枝治上氣欬逆，表當歸治欬逆上氣，

然則其差也僅矣。我今用簡筆法，略發其義於此，而貽其詳昇讀者。

醫聖師

張伯祖。後漢時南陽人。志性沈簡。篤好方術。診處精密。療皆十全。為當時所重。同郡張機異而師之。遂有大譽。著藏經二卷。

日本有名皇漢醫之一兩巨大著

類證鑑別 **漢醫要訣** 唐慎坊先生譯

實價國幣二元 全書一大厚冊

原著者之介紹

本書原著者大塚敬節氏為日本有名之皇漢醫渠曾畢業熊本醫科學校本係西醫出身後感西洋醫學缺點甚多乃本其科學之素養苦心研究皇漢醫學此書即氏用科學方法研究漢醫之結晶品也

內容總目

- 第一編 病證學
- 第二編 診候學
- 第三編 治療學
- 第四編 藥物學
- 第五編 處方學

新 東洋漢方要訣

王南山先生譯

實價二元四角 全書三大厚冊

著作者——日本長澤道壽
新增者——日本中山三柳

評按者——日本北山友松子

本書四大特點

- (一) 內容豐富……凡中日名醫之效方皆被採入無遺
- (二) 說理精詳……每方必詳述主治用法加減禁忌等
- (三) 引證廣博……古今名醫發揮方義之說莫不列入
- (四) 最切實用……按語均係經驗心得絕無空泛之弊

蘇州國醫學校編譯館出版

蘇州國醫書社發行

地址蘇州吳趨坊

醫學革命之指南針臨床醫家最切實用

第六一案 黃耆建中湯證 佐景醫案

王女士

初診

經停九月，咳嗆四月，屢醫未效。刻診脈象虛數，舌苔薄膩，每日上午盜汗淋漓，頭暈心悸，胸悶脅痛，腹痛喜按，食少喜嘔，夜寐不安，咳則並多涎沫。證延已久，自屬纏綿。擬先治其盜汗，得效再議。

川桂枝 一錢

大白芍 二錢

生甘草 八分

生薑 一片

紅棗 四枚

粳子糖 四枚

全當歸 二錢

花龍骨 四錢
先煎

煨牡蠣 四錢
先煎

佐景按 觀本案所疏藥量之輕，案文之俗，一望而知非吾師之方矣。病者王女士為友人介紹來診者，芳齡二八，待嫁閨中。經停始於今春，迄今約九月矣。詰其所以，答謂多進果品所致。察其皮色無華，咳嗆不已，緩步上梯，竟亦喘息不止。他狀悉如脈案所列，蓋

經方實驗錄第一集中卷 第六一案 黃耆建中湯證

流俗所謂乾血癆也。曾歷訪中西名醫，遍求村野丹方，顧病勢與日俱增，未如之何焉。余初按其脈，卽覺細數特甚，按表計之，每分鐘得一百四十餘至，合常人之脈搏恰強二倍。依舊說，此爲木火刑金，兇象也。依新說，肺病貧血甚者，脈管縮小故也，其預後多不良云。據述在家終日踳臥被中。如是則惡寒稍瘥。余何人斯，乃敢當此重證？相對之頃，實難下藥。乃默思本證之癥結有三：經停不行，其一也；肺病而欬，其二也；腹痛惡寒而盜汗，其三也。將用攻劑以通其經乎？則腹無癥瘕，如虛不受劫，何將用肺藥以止其欬乎？則癆菌方滋，如頑不易摧，何無已？姑治其腹痛惡寒而盜汗，用當歸建中湯合桂枝龍骨牡蠣法，疏極輕之量以與之。糉子糖者，卽飴糖所製，糖果店所售，較用飴糖爲便捷，此吾師法也。病家持此方箋以購藥，藥舖中人又笑曰：糖可以爲藥，此醫可謂幽默矣。越三日，病者來覆診，喜出望外，欣然告謝。其詳請閱二診案。

二診

三進輕劑當歸建中湯加龍骨牡蠣，盜汗已除十之三四，腹痛大減，

惡風已罷，胸中舒適，脈數由百四十次減為百二十次，由起伏不定轉為調勻有序，大便較暢，咳嗽亦較稀，頭暈心悸略瘥。前方尚合，惟量究嫌輕。今加重與之，俟盜汗悉除，續謀通經。

炙黃耆 三錢

川桂枝 錢半

肉桂心 二分

炙甘草 錢半

大白芍 三錢

全當歸 四錢

生薑 二片

紅棗 八枚

粳子糖 六枚

龍骨 六錢
先煎

牡蠣 八錢
先煎

佐景按

病者曰：「吾初每夜稍稍動作，即覺喘息不勝，自服前方三小時後，喘息即

定，雖略略行動，無損矣。三服之後，恙乃大減。向吾進飯半盞，今已加至一全盞矣。」余初以為腹痛稍定，即為有功，不意咳嗽亦差，脈搏反減而調。嗚呼！聖方之功偉矣。

又越三日，病者來三診，神色更爽於前，扶梯而上，已無甚喘急之狀。詢之，答謂盜汗悉除。惡風已罷，日間喜起坐，不嗜臥矣。飯量由一盞加至一盞有半。而其最佳之象，則尤

爲脈數由百二十至，減爲百十有四至，欬嗽亦大稀，舌苔漸如常人。余乃改用潤肺養陰寧咳化痰之劑，如象貝、杏仁、款冬、紫苑、麥冬、沙參之屬。五劑竟無進退。後有老醫詔余曰：子之棄建中而用貝杏者，誤也。若是之證，當換箋不換方，雖服之百日，不厭其久也。余謹誌而謝之。後此證變化如何，自在閱者諸君雅注之中，第以不在本證範圍，姑詳他案後。

於此有一重要問題之發生，不容擱置而勿論焉。問題維何？卽所謂陽虛虛勞，陰虛虛勞之辨是也。後賢多謂古者民風樸素，惟勤勞是務，故其所患虛勞多屬陽虛虛勞，宜建中劑。今者世風卑下，男女授受相親，故其所患虛勞多屬陰虛虛勞，宜養陰劑。二者誤用，禍如反掌云云。而蘭臺軌範之說，則較爲近理。軌範曰：「古人所云虛勞，皆是純虛無陽之證，與近日之陰虛火旺，吐血欬嗽者，正相反，誤治必斃。今日吐血欬嗽之病，乃血證，雖有似虛勞，其實非虛勞也。」又曰：「小建中湯治陰寒陽衰之虛勞，正與陰虛火旺之病相反，庸醫誤用，害人甚多，此咽乾口燥，乃津液少，非有火也。」又湯本氏云：「余往年誤認師論及諸家學說，用黃耆建中劑於肺結核，常招失敗。當時學識尙淺，不知其故。及

讀蘭臺軌範諸書，乃始曉然。懼後之人蹈余覆轍，故表而出之，蓋膠鉛性大溫，有助長炎症之弊。芍藥之收斂，又有抑遏皮膚肺腸腎臟排泄機能之作用。故誤用本方於肺結核時，一方面助長炎症，他方面阻止結核菌毒素之排泄，故令病勢增惡耳。」

按以上諸家之說，誠足爲吾人參考之資，請重以余淺薄之經驗衡之。本案王女士所患之病，確爲肺結核，使湯本氏之說而信，又安能六服輕劑建中湯，而得大效耶？推求其得效之故何在，亦無非此肺結核者，適有建中湯之證耳。使其無建中湯證，則其不效，當如湯本氏所期矣。誠以結核之範圍至廣，結核之病期至久，其間變化萬端，豈某一方所能主治，又豈必無某一方所適治之證？故曰建中湯不得治肺結核，猶曰桂枝湯不能治太陽病，（適爲脈緊無汗之麻黃證）其失維一。

至軌範所云陰虛火旺，吐血欬嗽，確爲肺痿，爲肺癰，爲血證，要略自有正治。請檢本書肺癰案所載，即可得其一隅。其案內附記之曹夫人惡寒盜汗，與陽虛虛勞幾無以異。然卒能以甘寒之藥愈之，其不混淆爲一者，辨證之功也。後人誤稱此等證亦曰虛勞，於

是有陽虛虛勞，陰虛虛勞之辨。實則古今人同有此所謂二種虛勞之證，後人既誤其名，稱復化其藥味，馴至今判然，學者大惑。負整理中醫之責者，又安可不揭其秘也哉？

曹穎甫曰 通俗醫界莫不知培土生金之說，然往往不能用之適當者，不通仲師之醫理故也。夫陽浮陰弱則汗自出，汗常出則脾病，而肺亦病。肺病則氣短矣，汗常出則惡風矣。故桂枝湯本方原為扶脾陽作用，仲師不曰繫在太陰乎？病積既久，脾陽益虛，肝膽之氣乘之，乃至胸脅腹中俱病，故加飴糖以補脾，飴糖者麥精所煎也。但使脾陽既動，飲食入胃，自能暢適。當歸黃耆亦補脾之藥也，加龍骨牡蠣，則金匱虛勞盜汗之方治也。要而言之，不過是培土生金之用。苟得其精理所在，幸無為羣言所亂也。

佐景又按 本案拙見意謂肺癆病者確有時屬建中湯證，而譚次仲先生之卓識，則更進一步，確定建中湯為治虛癆之主方，且闡述其義，無不與西醫學相吻合。其言曰：「蓋治肺癆，近世尙未有特效藥。最重要的對症療法為健胃與營養，以使體重增加，肺之局部症狀，因而輕快之一法。考金匱虛勞篇，首立小建中湯。本湯以桂枝生薑為君，此即

西藥中所謂芳香辛辣之健胃劑也。方中配以飴糖，卽西藥中之滋養品也。三味均西醫所同備者。而證以中醫之解釋，亦無絲毫違異焉。陳修園云：建中者，建立其中氣也。尤在涇云：治虛勞而必以建中者，何也？蓋中者，脾胃也。（脾乃消化機關之膜，而非造血臟器之脾。詳證拙著『中醫與科學』一書，書本此字俱誤。）蓋虛勞不足，納穀者昌，故必立其中氣，中氣之立，必以建中也。余謂古人以建中湯謂健胃劑，此非其明證歟？且桂枝之芳香，能緩解氣管支神經之痙攣，有排痰鎮欬之效，已於痰飲篇之苓桂朮甘湯開其端，所以仲景立小建中湯爲治虛勞之主方也。（但痰多者嫌其太甜，燥多者嫌其太熱，可用他藥代之，而師其健胃營養之法可也。）其餘若發熱盜汗，失精夢交，則有二加龍牡湯，及桂枝加龍牡湯，失眠則有酸棗仁湯，腰痛有腎氣丸，補虛有黃耆建中湯，此皆仲聖治虛勞之正法，俱載金匱虛勞篇中。考科學醫對肺結核之藥物療法，皆完全若合符節者焉。』（錄中西醫藥二卷二期譚著『論國醫非科學化則必亡』及略舉科學整理之方法。）高瞻遠矚，彌足欽也！

上海市神州國醫學會發行之

神州國醫學報

每月一期。現已出至五十期。

國內每期連郵一角二分。全年十二期。連郵一元二角。

國外每期連郵二角。全年連郵二元四角。

本報由上海市神州國醫學會創辦。已歷四年。所有特約撰述。皆海內知名之士。內容豐富。材料新穎。久已風行一時。且按期出版。未嘗間斷。尤博得社會之信用。熱心研究國醫國藥之士。不可不讀。如欲閱者。請向本會直接定購可也。

上海廈門路尊德里

五十八號半

神州國醫學會啓

二十五、十一、一、

第六二案 芍藥甘草湯證其一 穎師醫案

四嫂十一月十三日

足遇多行走時則腫痛，而色紫，始則右足，繼乃痛及左足。天寒不可向火，見火則痛劇。故雖甚惡寒，必得耐冷。然天氣過冷，則又痛。眠睡至浹晨，而腫痛止，至夜則痛如故。按歷節病足亦腫，但腫常不退，今有時退者，非歷節也。惟痛甚時筋攣，先用芍藥甘草湯以舒筋。

赤白芍

各一兩

生甘草

八錢

拙巢註

二劑愈

補脣先生

洪濤。明弋陽縣人。嘗從征交趾。軍中大疫。濤以蒼朮黃柏鍋煮之。徧飲皆愈。榮藩王缺脣。濤搗藥補之如天成。號爲補脣先生。

第六三案 芍藥甘草湯證其二 佐景醫案

老媽 二月七日

右足行步不良，此有瘀滯也，宜芍藥甘草湯以疎之。

京赤芍

八錢

生甘草

四錢

佐景按

摯友張君摯甫客居海上，僱有年老女傭一人，方來自原籍浙江黃岩，未越半月，而病已七日矣。其病右足拘急，不能行，行則勉強以跟着地，足尖上向，如跛者然。夜則呼痛達旦，闔家爲之勿寐。右足踝骨處又因乘輪擦傷，潰爛不能收口。老媪早年嘗有所謂瘋氣之疾，纏綿三年方愈，自懼此番復發，後顧堪虞，嗒然若喪，哭求歸里。摯甫憐之，亟來請診。余細察之，右脛之皮色較左脛略青，乃疎上方。方成，摯甫以爲異，親爲煎煮。湯成，老媪不肯服。曰：服之無濟也。吾年前之恙略同於此，三年而後已，今安有一藥而瘥者？強而後進。翌日復診，媪右足已能全部着地，惟潰爛處反覺疼痛。余卽就原方加生甘草

二錢，使成六錢。炙乳沒各八分，外用陽和膏及海浮散貼之。又翌日訪之，老嫗料理雜務，行走如健時。及見余，歡顏可掬。察之，右脛青色略減，潰處亦不痛矣。摯甫率之，長揖共謝。曰：君之方，誠神方也。值廉而功捷。余遜辭曰：我不能受君謝，君當致謝於吾師。吾師嘗用此而得效也。然吾師將亦曰：我不能受君謝，君當致謝於仲師。仲師曰：作芍藥甘草湯與之，其脚卽伸也。摯甫略知醫，曰：有是哉！執此觀之，今人以本湯爲小方，不屑一用之者，非也。或姑信而用之，而藥量欠重，不效如故，致用而失望者，亦未達一間也。然則究竟芍藥之功用爲如何？吾友吳君疑軒曰：芍藥能活靜脈之血，故凡青筋暴露，皮肉攣急者，用之無不效。善哉！一語破千古之奧謎，酸收云乎哉？若言酸收，余另有新說，已詳桂枝湯按中，雖未得爲定論，要勝於俗說多多焉。

芍藥能令足部之靜脈血上行，使青筋隱退，步履如舊者，此芍藥甘草湯中芍藥之功也。患桂枝湯證者服桂枝湯後，其動脈血既暢流於外，使無芍藥助之內返，豈非成表實裏虛之局，此桂枝湯中芍藥之功也。雖有自下達上，自表返裏之異，其屬於靜脈一也。

抑芍藥甘草湯不僅能治脚攣急，凡因跌打損傷，或睡眠姿勢不正，因而腰背有筋牽強者，本湯治之同效。余親驗者屢，蓋其屬於靜脈瘀滯一也。緣動脈之血由心臟放射於外，其力屬原動而強，故少阻塞。靜脈之血由外內歸於心臟，其力近反動而較弱，故多遲滯。遲滯甚者，名曰血痺，亦曰惡血。故本經謂芍藥治血痺，別錄謂芍藥散惡血。可知千百年前之古語，悉合千百年後之新說，誰謂古人之言陳腐乎？

曹穎甫曰 辛未之秋予家筱雲四弟婦來診，無他病，惟兩足酸疼，拘急三年矣。其子蔭衢問可治與否，予告以效否不可必，藥甚平穩，不妨姑試之，乃爲用赤白芍各一兩，生草八錢。至第三日，蔭衢來告曰，服經兩劑，今已行步如常矣。而佐景所用，效如桴鼓者，乃又如此，此可爲用經方者勸矣。

芍藥一味，李時珍本草所引諸家之說，率以爲酸寒。歷來醫家以訛傳訛，甚有疑桂枝湯方中不應用芍藥。予昔教授於石皮弄中醫專校，與馬嘉生等向藥房取赤白芍親嘗之。白芍味甘微苦，赤芍則甚苦。可見本經苦平之解，甚爲的當。予謂苦者善泄，能通血絡之瘀，

桂枝湯爲解肌藥，肌腠爲孫絡所聚，風襲肌理則血液凝閉而不宣，故必用芍藥以通之。然子說但憑理想，今吳生疑軒乃有芍藥活靜脈之血一解，足證子言之不謬。讀傷寒論者可以釋然無疑矣。

佐景又按 以上自桂枝加龍骨牡蠣湯至當歸建中湯凡四證，皆從桂枝湯加減。桂枝加龍骨牡蠣湯以盜汗失精爲主，炙甘草湯以心動悸爲主，小建中湯以腹中痛爲主，當歸建中湯以婦人經產爲主，黃耆建中湯以虛勞諸不足爲主，皆大補之方。余曾揭桂枝湯爲補方之義於上卷，彼時讀者或不置信，今也能毋釋然仲聖於桂枝湯之加減示範獨詳者，留他湯爲後人作隅反，不徒省筆墨已也。至芍藥甘草湯與桂枝甘草湯同爲組成桂枝湯之母方，並表之以彰其功。

貪人間樂

張遠遊。北魏時齊人。精於醫。嘗應徵於術士同合九轉金丹。丹成。顯祖置之玉匣。曰。貪人間樂。不能上天。待我臨死。方可服。

新的科學理論
舊的中醫經驗

共冶一爐之一

中醫科學刊物

北平明日醫藥雜誌

全國名醫學者撰稿

王藥雨
郭若定

葉橘泉
譚次仲

主編

年出六期

每期二角五

定價

預定半年

三冊七角五

全年六冊

定價一元五

總社

北平西直門半壁街四十八號

社址

分社

南京

上海

廣州

杭州

武進

成都

重慶

廣安

溫州

蘇州

嶧縣

天津

涿州

均有分社

總代銷代定處：北平什剎海後井胡同

北城社代辦部

第六四案 大陷胸湯證其一 穎師講授 佐景筆記

師曰

沈家灣陳姓孩年十四，獨生子也。其母愛逾掌珠，一日忽得病，邀余出診。脈洪大，大熱，口乾，自汗，右足不得伸屈。病屬陽明，然口雖渴，終日不欲飲水，胸部如塞，按之似痛，不脹不硬，又類懸飲內痛。大便五日未通。上濕下燥，於此可見。且太陽之濕內入胸膈，與陽明內熱同病。不攻其濕痰，燥熱焉除？於是遂書大陷胸湯與之。

製甘遂

一分

大黃

三錢

芒硝

二錢

返寓後，心殊不安。蓋以孩提嬌嫩之軀，而予猛烈銳利之劑。倘體不勝任，則咎將誰歸？且傷寒論中之大陷胸湯證，必心下痞鞭，而自痛，

其甚者或有從心下至少腹鞭滿，而痛不可近爲定例。今此證並未見痞鞭，不過悶極而塞，况又似小兒積滯之證，並非太陽早下失治所致。事後追思，深悔孟浪。至翌日黎明，卽親往詢問。據其母曰：服後大便暢通，燥屎與痰涎先後俱下，今已安適矣。其餘諸恙，均各霍然。乃復書一清熱之方以肅餘邪。嗣後余屢用此方治愈胸膈有濕痰，腸胃有熱結之證，上下雙解，輒收奇效。語云：膽欲大而心欲小，於是益信古人之不予欺也！

佐景按 讀者諸君閱此驚心駭目之醫案，至『深悔孟浪』一語，得毋提心吊膽，懼孩之殤乎？迨見乃母笑顏，呈現眼前，又得毋轉憂爲喜，樂人之樂乎？佐景以曲折文字，迷惑諸君心目，罪過罪過。爰述本案之趣語一則，以爲諸君解頤。緣本案病者之父爲一沙發洋椅店之主人。初，孩病方劇，主人驚惶莫措，慌恐萬狀。逆其意，若曰：誰能愈孩之病者，

雖重酬不吝也。故當吾師按脈之時，卽自陳病愈之日，願獻精美之沙發一座以爲壽。次日疾瘳，而沙發杳然。近世人情大抵如此，亦何怪乎此小小主人也，一笑！

佐景未從師前，曾遇一證。病者爲一肥婦，自謂不病則已，病則恆劇。時當炎暑，初起微惡風寒，胸悶，醫者予以解表祛暑之方，二劑而病增。改就傷寒專家診治，予淡豆豉，黑山梔，等藥。三日病更劇，專家拒而勿治。病家計無所出，乃問道於余。細審病狀，胸中悶熱特甚，以西藥消炎膏塗其胸部，則熱氣騰騰上冒，如蒸籠然。且苦咯痰不出，得少許，皆粘膩不堪，以二指引之，不斷如綫。大便不行，全身壯熱，口渴引飲，病殊棘手。因思前醫既汗之不解，乃予大劑白虎以清之。服後，成效渺然，胸中悶熱如故。遂亟請更醫，投以化痰之劑，若枳實，竹茹，象貝，杏仁之屬，都爲一方。服竟，得寐片刻，醒則依然。病家迫不得已，乃賚重金，敦延負時譽之名醫某。醫至，持脈不二分鐘，輒詳言病狀，歷歷如繪，旁聽者咸驚爲神。於是展紙書案，洋洋大篇，積滿二箋，得數百言。其大意曰：濕溫爲病，汗之不解，清之不愈，僅可用辛平一法，以宣泄之。倘發白痞，則吉，否則危。其方藥第一味，爲枇杷葉三錢，去

毛包煎，餘如象貝，杏仁，蟬衣，絲瓜絡等，悉屬王道和平之品，量亦絕輕。方成，其家人持以請教最初之醫，醫曰：「診金幾何？」曰：「以稔友介紹故，減收十元零八角。」醫愕然。持方者覩狀，驚問曰：「藥不可服乎？」醫曰：「否，此方和平，任何人，任何時，服均無損。於是病家遂與服。服後效否，自在閱者明鑒之中，無庸贅陳。然病家篤信名醫，名醫自爲悉心調治，果出白痞，悉如預言，先後四十餘日，病乃漸瘥。余深慚從前學植疎淺，及今追憶，此婦之疾，實大陷胸湯證也！觀其胸中苦悶之狀，如頑敵負固而守，恰無二致，不有勁旅，如甘遂、硝黃等將軍者，安能披堅陷陣，而底於平哉！然則陷胸二字，其義亦深長矣。」

王孟英醫案云：「陳赤堂令正患感，面赤不眠，煩躁譫語，口甘渴膩，溲濇而疼，顧聽泉多刺，清解未應。孟英切其脈，左弦洪而數，右滑而溢，胸次痞結，大解未行。肝陽上浮，肺氣不降，痰熱阻痺，邪乃逗留。與小陷胸湯，合溫膽雪羹，加旋菴投之，胸結漸開。乃去半菴，而送當歸龍薈丸，譫語止且能眠，參以通幽湯，下其黑矢。三次後，始進養陰和胃而痊。」陸士諤先生按云：「面赤不眠，煩躁譫語，口甘渴膩，溲濇而疼，脈左弦洪而數，右滑而溢，」

胸次痞結，大解未行，顯然邪熱熏灼，頑痰阻滯。與小陷胸合溫膽雪羹加旋菴，破結舒氣化痰，實爲喫緊之治。當歸龍薈丸乃是錢氏方，當歸、龍膽草、山梔、川連、川柏、黃芩、大黃、蘆薈、青黛、木香、麝香專治肝輕實火者。通幽湯則東垣方也，當歸身、升麻梢、桃仁、甘草、紅花生熟地。參其法者，吾意升麻熟地當必去也。』以上名案各按相得益彰，與上述肥婦案之名醫用枇杷葉蟬衣者，實有霄壤之別。然此案設逢吾師診治，其必用大陷胸湯無疑。其奏效之捷，吾知必較小陷胸湯加味更勝一籌也。嗚呼！當病勢險急之候，以一劑克奏膚功，此其所以爲『疾醫』也！

細考本湯證顯屬陽明，其由太陽傳來者居多，不必定由誤下所致。蓋太陽發汗不暢，表證雖罷，而宿水積濁，留戀膈上，又加陽明之燥熱，閉結於下，炎炎上熏，致濕濁凝爲痰涎，欲吐不能，故胸悶特甚。細考其完全見證，厥爲發熱，不惡寒，但惡熱，面目赤，喉中有痰聲，痰粘而稠，苦咯之不出。胸悶之外，甚者微痛，不欲飲，即飲而不多，脈大而實，大便三日以上未行，苔黃膩，不效者多，其脇或痛或不痛。故必用甘遂，方能祛膈間之濁痰，必用

硝黃，方能除上炎之陽熱，若但用硝黃，不用甘遂，則濕濁上據，下熱得其掩護，將不肯去。否則，徒以白虎清之，則釜底之薪火未除，熱無由滅，徒以溫膽化之，則平淡之藥力嫌輕，痰無由化。若汗之，則更不合，所謂清之不愈，汗之不解，於是轉爲白痞之變，而所謂濕溫之病成矣。

以上所論結胸之證，似猶爲結胸之一式，若傷寒論所言結胸，其義更廣。大論曰：「傷寒六七日，結胸熱實，脈沉而緊，心下痛，按之石韃者，大陷胸湯主之。」此結胸之以心下石韃爲主證者也。又曰：「傷寒十餘日，熱結在裏，復往來寒熱者，與大柴胡湯，但結胸無大熱者，此爲水結在胸脇也，但頭微汗出者，大陷胸湯主之。」此結胸之以胸脇水結爲主證者也。又曰：「太陽病，重發汗，而復下之，不大便五六日，舌上燥，而渴，日晡所小有潮熱，從心下至少腹韃滿，而痛不可近者，大陷胸湯主之。」此以少腹痛爲主證者也。若是諸式結胸，吾信本湯皆能療之，與五苓散之治水，能治水之壅在下焦者，亦能治水之壅及中焦者，更能治水之壅及上焦者，實有異曲同工之妙。

大論本湯方下云：「右三味，以水六升，先煮大黃，取二升，去滓，內芒硝，煮一二沸，內甘遂末，溫服一升，得快利，止後服。」至吾師之用本方，病者常將三藥同煎，不分先後，亦不用末，服後每致嘔吐痰涎，繼而腹中作痛，痛甚乃大便下，於是上下之邪交去，而病可愈。竊按甘遂用末和服，其力十倍於同量煎服，吾師常用製甘遂錢半同煎，以治本證。若改爲末，量當大減，切要切要。甘遂服後之反應，互詳下卷懸飲案。

陸淵雷先生按云：「結胸既由誤下而得，復以大陷胸湯峻下。舒馳遠旣疑之，鐵樵先生亦謂大陷胸不可用。太炎先生云：「結胸有惡涎，此有形之物，非徒無形之熱也。非更以下救下，將何術哉？然江南浙西妄下者少，故結胸證不多見，而大陷胸湯之當否，亦無由目驗也。吾昔在浙中，見某署攜有更夫。其人河北人也，偶患中風，遽飲皮硝半盃，卽大下，成結胸。有揚州醫以大陷胸下之，病卽良已，此絕無可疑者。」按以下救誤下，是猶將計就計，良工之謀，奚用疑爲？故每讀醫書，輒佩太炎先生之偉論，非無因也。

先賢余聽鴻云：「泰興太平洲王姓婦，始而發熱不甚，脈來浮數，舌苔薄白，因其發

熱，投以二陳蘇葉等，其舌卽紅而燥，改投川貝桑葉等，其舌又白。吾師蘭泉見其舌質易變，曰：此證大有變端，使其另請高明。王姓以爲病無所苦，起居如常，諒無大患。後延一屠姓醫診之，以爲氣血兩虛，卽服補中益氣兩三劑，愈服愈危，至六七劑，卽奄奄一息，脈伏氣絕。時正酷暑，已備入木。吾師曰：王氏與吾世交，何忍袖手，卽往視之。見病人仰臥正寢，梳頭換衣，備入木矣。吾師偕余細視，面不變色，目睛上反，脣色尙紅，其形似未至死。後將薄紙一張，蓋其口鼻，又不見鼓動。氣息已絕，按脈亦絕。吾師左右躊躇，曰：未有面色不變，手足尙溫而死者！後再按其足上太衝太谿，其脈尙存。曰：未有見足脈尙存，而手脈已絕者！必另有別情，卽將其衣解開，按其腕中，石硬而板重。力按之，見病人眉間皮肉微動，似有痛苦之狀。吾師曰：得矣，此乃大結胸之證也！非水非痰，是補藥與熱邪搏結而成，醫書所未載也。卽書大黃一兩，芒硝三錢，厚朴三錢，枳實三錢，萊菔子一兩，瓜蒌皮一兩，先煎枳朴萊菔，後納大黃濾汁，再納芒硝濾清。將病人牙關挖開，用竹箸兩隻，插入齒中，將藥汁漸漸灌入，自午至戌，方盡一劑。至四更時，病人已有氣息，至天明，稍能言語，忽覺腹中

大痛。吾師曰：病至少腹矣，當再服原方半劑。腹大痛不堪，下燥矢三十餘枚，而痛即止。後調以甘涼養胃。」（錄診餘集）按此乃大陷胸證之變局，大陷胸湯之活用，神而明之，竟能起九死於一生，爲醫者不當若是乎！

吾師自治本案用大陷胸湯得效，其後屢屢用之，率奏奇功。余嘗親見師家一房客，母女三人患病相似，師疏大陷胸湯與之，令三人合飲，次日均瘳。夫以此告人，人能信之乎？

信筆漫書，費紙已多。誠以本湯乃仲聖救世之方，亦吾師獨得之祕。是猶項籍劉邦鴻門之會，着要萬分，太史公雖欲簡筆紀之，不可得也！

曹穎甫曰：太陽之傳陽明也，上濕而下燥。燥熱上熏，上膈津液悉化粘痰。承氣湯能除下燥，不能去上膈之痰。故有按之不硬之結胸，惟大陷胸湯爲能徹上下而除之。原不定爲誤下後救逆之方治也。治病者亦觀其通焉可耳。

佐景又按：王季寅先生作『同是瀉藥』篇曰：『民十八四月某日，狂風大作，余因

事外出，當時冒風，腹中暴疼。余夙有腹疼病，每遇發作，一吸阿芙蓉，其疼立止。不料竟不見效，服當歸芍藥湯加生軍一劑，亦不應。時已初更，疼忽加劇，家人勸延鍼醫。余素拒鍼，未允所請。至午夜，疼如刀絞，轉側牀頭，號痛欲絕。無何，乃飲自己小便一盅，始稍安。已而復作，狀乃如前。黎明家人已延醫至矣，遂針中脘，以及各穴，凡七針。行針歷五小時，痛始止。據該醫云，腹部堅硬如石，鍼雖止疼一時，而破堅開結，非藥不克奏功。因擬順氣消導之方。余不欲服，家人再三慫恿，勉進一劑，病不稍減。翌日，家人仍欲延前醫。余堅辭曰，余腹堅硬如石，決非順氣化痰所能奏效，惟大承氣或可見功。因自擬生軍三錢，枳實二錢，厚樸三錢，芒硝五分。服後，時許，下積物甚多，胸腹稍暢。次日，胸腹仍覺滿悶硬疼，又進二劑，復下陳積數次。元氣頓形不支，因改服六君子湯三劑。後元氣稍復，而胸腹滿疼，仍自若也。更服大承氣二劑，不惟疼痛絲毫未減，腹中滿硬如故，而精神衰憊，大有奄奄欲斃之勢。因念攻既不任，補又不可，先攻後補，攻補兼施，其效猶復如此。生命至是，蓋已絕望矣！談次，忽憶傷寒小結胸病，正在心下，按之始痛，大結胸則從心下至少腹硬滿，不待按，

卽痛不可近。余之初病，卽胸腹堅硬如石，號痛欲絕者，得毋類是？惟大結胸以大陷胸湯爲主治，此湯之藥僅大黃、芒硝、甘遂三味。硝黃余已頻服之矣。其結果既如上述，加少許甘遂，卽能却病回生耶？興念及此，益旁皇無以自主。旣思病勢至此，不服藥卽死，服之或可倖免，遂決計一試。方用生軍二錢，芒硝五分，甘遂末一分。藥旣煎成，親友羣相勸阻，余力排衆議，一飲而盡。服後，頗覺此藥與前大不相同，蓋前所服硝黃各劑，下嚥卽覺藥力直達少腹，以硝黃之性下行最速故也。今服此藥，硝黃之力竟不下行，盤旋胸腹之間，一若尋病者然。逾時，忽下黑色如棉油者碗許，頓覺胸中豁朗，痛苦大減。四五劑後，飲食倍進，精神煥發。古人所謂用之得當，雖硝黃亦稱補劑者，于斯益信。惟此湯與大承氣湯，只一二味出入，其主治與效力有天淵之別，經方神妙，竟有令人不可思議者矣！嗣又守服十餘劑，病已去十分之九，本可不藥而愈。余忸于前服此湯，有利無弊，更服一劑，以竟全功。詎藥甫下咽，頓覺心如掀，肺如搗，五藏鼎沸，痛苦不可名狀。亟以潞參一兩，黃耆五錢，飴糖半茶杯，連服二劑，始安。余深奇同是瀉藥，初服硝黃，則元氣徒傷，繼加甘遂，則精神

反形壯旺。故詳述顛末，而爲之記。」（錄醫界春秋）細按本篇實有無上之價值。何者？病人服醫者之藥，每不能詳言服後之變化，惟有醫者服自疎之藥，乃能體察周詳，言之有物。觀王先生之言，「今服大陷胸後，硝黃之力竟不下行，盤旋胸腹之際，一若尋病者然。」可謂一言發千古之秘，勝於後世註家之書，徒以空談爲依歸者萬卷！此實驗之所以尙，而本錄之所由作也。

曹穎甫曰 藥不由於親試，縱憑思索理解，必有一間未達之處。予昔服生附子，一身麻痺，至於洞泄穢濁之水，不能自禁，久乃沈沈睡去，比覺，而二十餘日之泄瀉竟爾霍然。若夫大陷胸湯，予但知令上膈濕痰，併中下燥矢俱去耳，且甚不解下後之更用硝黃，今觀王君自記，始知硝黃與甘遂同煎，硝黃之性卽與甘遂化合，而爲政治上膈濕痰之用，固不當失之毫釐也！

第六五案 大陷胸湯證其二 穎師醫案

袁茂榮六月十九日

病延一月，不飢不食，小便多而黃，大便闕，但轉矢氣，脈形似和，藏無他病，下之當愈，上膈有濕痰，宜大陷胸湯。

生川軍

五錢後入

製甘遂

二錢先煎

元明粉

三錢沖

佐景按

有名袁茂榮者，南京人，年四十四，以賣麵爲業，其麵攤卽設上海民國路方

浜橋順泰當舖前人行道旁。體素健，今年六月間忽病，纏綿牀第者達一月之久，更醫已屢，迄未得效。胸悶異常，不能食，兩旬不得大便，一身肌肉盡削，神疲不能起牀。半月前，胯間又起跨馬疽，紅腫疼痛，不能轉側，至是有如千觔重量負繫其間。自問病篤，無可爲已。曰：有能與我峻劑劇藥者，雖死，無怨也！史君惠甫與茂榮居相近，憐其遇，慨然邀師診。師至，按脈察證，曰：此易耳。不能食者，濕痰阻於上膈也。不大便者，燥矢結於大腸也。濕痰阻

於上者，我有甘遂以逐之。燥矢結於下者，我有硝黃以掃之。一劑之後，大功可期，勿慮也。故師逕用大陷胸湯如上載，但囑服初煎一次已足。

茂榮以經營爲生，性甚敏悟，雖不明醫理，顧知此爲劇藥，必難下咽。因俟藥汁稍涼，閉目凝睫，滿欲一口而盡飲之。但藥汁氣味過烈，勉啜二口，輒不能續進，餘其小半而罷。服後，嘔出濃痰，且覺藥力直趨腹部，振盪有聲，腹痛隨作，欲大便者三四次。卒無所下。至夜三鼓，腹痛更劇，乃下燥矢五六枚，隨以溏糞。據云矢糞積於紙製香烟匣中，滿二匣。予嘗詰之曰：何不用便桶耶？曰：際此衰疲之時，尙有何能力起牀耶？况家無長物，故權假烟匣作便桶耳。予爲之莞爾。

翌早，茂榮一覺醒來，方入妙境。向之胸悶如窒者，今則漸趨清明，昨之腹痛如絞者，今則忽轉救平。而胯間之疽亦崩潰而膿出，重痛大除，蓋內證愈而外疽無所附麗也。於是思食，能進粥一碗。喜悅之情無以復加，蓋其與粥飯絕緣者，已一月有餘，不意得重逢時也。後潰疽由西醫調治十日，卽告收功，不勞吾師之再診矣。茂榮性情誠懇，而言語滑

稽，予與惠甫崇景曾共訪之，故知其病情稔。讀者有暇，亦大可一往晤之，彼必供君以研究之資料。而解君之疑團。且彼所售炒麵，香脆可口，亦大堪一嚼云。

夫大陷胸湯號稱峻劑，世人罕用之，抑亦罕聞之，而吾師則能運之若反掌，抑亦何哉？曰：此乃四十年臨診之功，非初學者所得而幾也。苟強求之，非惟畫虎不成，類犬貽譏，而人命之責實重也。予嘗謂仲聖方之分類，若以其峻否別之，當作爲三大類。第一類爲和平方，補正而可去邪者也。姑舉十方以爲例：則桂枝湯，白虎湯，小柴胡湯，理中湯，小建中湯，炙甘草湯，吳茱萸湯，小青龍湯，五苓散，當歸芍藥散等是。若是諸湯證，遇之屢，而辨之易，故易中而無傷。第二類爲次峻方，去邪而不傷正者也。並舉十方以爲例：則麻黃湯，大承氣湯，大柴胡湯，四逆湯，麻黃附子細辛湯，大建中湯，大黃牡丹皮湯，桃核承氣湯，葛根芩連湯，麻杏甘石湯等是。若是諸湯證，亦遇屢而辨易，但當審慎以出之，爲其不中則傷正也。第三類乃爲峻方，是以救逆爲急，未免傷正者也。舉例以明之：則大陷胸湯，十棗湯，三物白散，瓜蒂散，烏頭湯，皂莢丸，葶藶大棗瀉肺湯，甘草半夏湯，甘草粉蜜湯，抵當

湯等是。若是諸湯證，遇之較鮮，而辨之難確。用之而中，已有傷正之虞，不中，卽有壞病之變，可不畏哉？佐景侍師數載，苦心鑽研，於第一類和平方，幸能施用自如，綽有餘裕，於第二類次峻方，則必出之以審慎，亦每能如響斯應，獨於第三類峻方，猶不敢曰能用。卽遇的證，亦必請吾師重診，方敢下藥。此乃治醫者必經之途徑，不必諱飾。是故醫士有能用第一類方，而不能用第二類，第三類方者，有能用第一類第二類方，而不能用第三類方者，未聞有能用第三類方，而不能用第一類第二類方者也。然則今有初學醫者焉，毫無用方經驗，見本案大陷胸湯證，驚其神而識其效，越日，偶遇一證，與本證相似，乃遽投以重劑，大陷胸湯，可乎？頃之，病者變證矣，或號痛而呼天，或大吐而劇下，觀其神形，去死非遠。爾時醫者在側，既已目眩心驚，未免手忙脚亂，將佯作鎮定，空言以慰藉乎？將臨渴掘井，翻書以覓方乎？抑將額汗涔涔，抱頭而鼠竄乎？吾知其均未可也。嘻，是故治醫之道，法當循序而漸進，切勿躐等以求功。多下一分苦工夫，方增一分真本事。閱者能體斯旨，方爲善讀吾書。若有人焉，平素過習平淡輕劑，視余所謂第一類和平方，卽以爲天下第一

流峻藥，畏而卻走者，則非我之徒，不足與言大道也。

曹穎甫曰：世人讀仲景書，但知太陽誤下成結胸，乃有大陷胸湯證，而不知未經誤下，實亦有結胸一證，而宜大陷胸湯者。夫傷寒六七日，熱實，脈沈緊，心下痛，按之石韌，及傷寒十餘日，熱結在裏，無大熱，此爲水結在胸脇，二條皆示人以未經誤下之結胸，讀者自不察耳。予謂太陽傳陽明之候，上濕而下燥，苟腸中燥火太重，上膈津液化爲粘痰，結胸之病根已具，原不待按之石韌，然後定爲結胸證。卽水結在胸脇，胸中但見痞悶，而不覺痛者，何嘗非結胸證也？此方予十年來驗案甚多，一時不能追憶，暇時當檢出之，以供快覽。

癥 髮

徐文伯。南齊鹽城縣人。精醫術。宋明帝宮人患腰痛牽心。發時氣輒欲絕。衆醫以爲肉癥。文伯曰。此髮癥也。以油飲之。吐出一物。引之長三尺許。頭已成蛇。掛壁上蠕蠕動。俄而血化盡。果髮一絲也。

介紹醫藥刊物

名醫蕭山施今墨主辦

陳伯誠

計魁英

主編

岳強

桂頤壽

唯一良好最切合實用之醫藥刊物

請看

文醫半月刊

全國當代 名醫撰稿
蒐羅宏富 學說精詳

歡迎定閱，批評，投稿，交換，介紹。

醫藥新聞

特載

長篇專著

自由論壇

本刊內容

醫學商討

藥學研究

良方介紹

名醫驗案

名著譯作

醫藥問答

杏林文藝

小言論

每月一日十六日準期出版

試閱附郵三分即寄

【定價】

零售每期大洋三分

預定半年十二期大洋四角

全年二十四期大洋七角

(以上國內郵費在內國外另加)

發行所：北平西城大蔬線胡同八號文醫半月刊社

電話 西局六八九號

第六六案 桃核承氣湯證其一 穎師醫案

羅夫人七月二十三日

腹滿脹，轉矢氣則稍平，夜不安寐。大便秘行，則血隨之而下。以證狀論，有似脾虛不能統血。然大便鞭，則決非脾藏之虛，以脾虛者便必溏也。脈弦，宜桃仁承氣湯。

桃仁泥 三錢

生川軍 二錢 後下

川桂枝 三錢

生草 一錢

芒硝 錢半 沖

佐景按 病者服二劑後，大便暢而血止矣。

大論曰：『太陽病不解，熱結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下者愈。其外不解者，尙未可攻，當先解其外。外解已，但少腹急結者，乃可攻之，宜桃核承氣湯。』本條即後人所據，指本湯為太陽府病蓄血之方治也。蓋膀胱為太陽之府，本條之首見『太陽病』三字，條文又在太陽篇中，有此三證，得毋可信？佐景下愚，願闢其非。

本條條文諸本稍有出入。原注曰：「後云解外宜桂枝湯。」玉函「自」上有「必」字，「愈」上有「卽」字。成氏本「解」下無「其」字。脈經「其外」下有「屬桂枝湯證」五字，千金翼同。竊意凡此種種出入，皆無關大要。惟條中「膀胱」二字諸本無異，竊引爲大疑。今試先問蓄血證之小便如何？按桃核承氣湯條未言，但抵當湯丸三條則已三復言之。曰：「以熱在下焦，少腹當鞭滿，小便自利者，下血乃愈。」又曰：「少腹鞭，小便不利者，爲無血也。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證諦也。」又曰：「少腹滿，應小便不利，今反利者，爲有血也。」然則蓄血證之小便利也。夫小便從膀胱出，今小便既利，彼膀胱何病之有？反是，凡膀胱熱者，其小便必不利，甚或刺痛，宜豬苓五苓之屬，此爲任人所知。然則以蓄血證言，膀胱實無熱結，而膀胱二字之誤，人每熟視不覺者，蓋習非成是故耳。膀胱二字既誤，反不若「下焦」二字爲妥。下焦，猶言少腹之裏也，其義雖太渾涵，假之爲代名可也。學者欲知其真切病所，余今尙無辭以答，惟與其謂病所屬膀胱，無寧謂屬大腸與子宮。蓋考諸實例，女子之瘀血有從前陰下者，有從大便下者，男子則悉從大

便下。桃核承氣湯煎服法中，又曰「當微利」亦可以爲證。抑謂病所在大腸與子宮，猶未盡妥，未竟之義姑留待高明發之。而熱結不在膀胱，要可斷言。後人乃欲依此膀胱二字，附會內經經絡以立說，是猶建塔於沙，其可穩乎？又大論厥陰篇曰：「病者手足厥冷，言我不結胸。」小腹「滿，按之痛者，此冷結在「膀胱」關元也。」知「膀胱」二字原用以代小腹之裏，不可過於拘呆，否則，膀胱既屬太陽，又何能再屬厥陰乎？

余今解釋桃核承氣湯條文，可見文冠以「太陽病」三字者，湯不必限於太陽方也。本條之意若曰：「有人患太陽病，或延不醫治，或醫不如法，以致太陽病不解。同時其人又作他病，即熱結於下焦小腹之裏，發爲動作如狂。設其人正氣旺盛，自能逐下瘀血，如是，血自下者其病得愈。設其人正氣不旺，無力逐邪者，當用藥以攻之。但此時如其外太陽病依然未解，尙未可攻，當先解外。外解已，但小腹急結者，乃可用桃核承氣湯攻之。」蓋「外不解尙未可攻」云者，謂「太陽未罷，尙未可用陽明攻法」也。「外解已，但少腹急結者，乃可攻之」云者，謂「太陽已罷，但存陽明急結，乃可用硝黃攻下」也。夫

『解外宜桂枝湯，』人知桂枝湯爲太陽方，『攻之宜桃核承氣湯，』人何不知桃核承氣湯爲陽明方？故本條全文可謂是『從太陽說到陽明，』奈何前人但見『太陽病』之冠辭，遂不見陽明病之方治耶？至於本條列在太陽篇中，不妨指本湯爲太陽方，又何值一駁？緣仲聖之走筆若遊龍，又豈淺學者所可想像而及之哉！

本湯中有桂枝一味。又是前人誤解之源，曰：桂枝所以解太陽之表者也。不知桂枝湯中之桂枝功在解表，桃核承氣湯中之桂枝功在助下。一藥二用，有說在乎？曰：我前不云乎，桂枝能活動脈之血者也。動脈之血，自裏達表，桂枝助之，可以作汗解表，此桂枝湯中桂枝之功也。動脈之血自心臟出，分作上行下行，然上行者少，下行者多，少腹之熱結血瘀，又遠居心臟之下，使不有桂枝以助動脈之血下行，瘀何由去？此桃核承氣湯中桂枝之功也。夫桂枝爲血分藥，桃核承氣湯證爲血分病，以血分藥治血分病，何疑之有？其不關太陽事也明矣！

曹穎甫曰

胞中蓄血部位，即在膀胱兩角。昔年在紅卍字會，有男子少腹脹痛，用桃核

承氣下後，雖未澈底，而少腹漸軟。然瘀血則由大便出，將毋服此湯後，胞中瘀血亦能被吸上行，使從大便出耶？太陽病三字，原不可泥，在太陽篇中，要不過辨其爲蓄水否耳，此其所以當從小便有無爲辨也。

良藥遲死

宋道方。字毅叔。宋時人。以醫名。居南京。然不肯赴召。病者扶攜以就診。無不愈者。政和初。田登守郡。母病危。呼之不至。登怒。旋卽遣人禽至廷下。呵之云。三日之內不痊。則吾當誅汝以徇衆。毅叔曰。容爲診之。旣而曰。尙可活。處以丹劑。遂愈。田甚喜。用太守之車從妓樂。酬以千緡。使羣卒負於前。增以綵釀導引還其家。旬日後。田母病復作。呼之則全家遁去。田母遂殂。蓋其疾先已在膏肓。姑以良藥遲其死耳。

第六七案 桃核承氣湯證其二 穎師講授 佐景筆記

師曰

住毛家街鴻興里門人沈石頑之妹，年未二十，體頗羸弱。一日出外市物，驟受驚嚇，歸即發狂，逢人亂毆，力大無窮。石頑亦被擊傷腰部，因不能起。數日後，乃邀余診。病已七八日矣，狂仍如故。石頑扶傷出見。問之，方知病者經事二月未行。遂乘睡入室診察，脈沉緊，少腹似脹。因出謂石頑曰，此蓄血證也，下之可愈。遂疏桃核承氣湯與之。

桃 仁二兩 生 軍五錢 芒 硝二錢 炙甘草二錢 桂 枝二錢

枳 實三錢

翌日問之，知服後下黑血甚多，狂止，體亦不疲，且能啜粥，見人羞避。

不出。乃書一善後之方與之，不復再診。

佐景按 狂止體不疲者，以病者體弱不甚，而藥復適中病也。即使病者體氣過虛，或藥量過劑，致下後疲憊者，不妨用補劑以調之。病家至此，慎勿驚惶，反令醫者不克竟其技也。

默誦千金

楊大均。善醫。能默誦素問本草及二部千金方。不遺一字。與人治病診脈。不用藥。但云此病若何。當服何藥。在千金某部第幾卷。即取紙書授之。分兩不少差。或問素問有記性者能誦。本草則難矣。若千金則均係藥名與分量劑料。此有何義而可記之乎。大均曰。古之處方。皆因病用藥。精深微妙。苟通其意。其文理有甚於章句偶儷。一見何可忘也。

第六八案 桃核承氣湯證其三 佐景醫案

曹右 住林蔭路

初診十月二十二日

經事六七月不來，鼻衄時作，腹中有塊，卻不拒按，所以然者，鼻衄宜泄於上故也。闕上痛，周身骨節烘熱而效，此病欲作乾血，以其體實，宜桃核承氣湯加味，上者下之也。

川桂枝 二錢 製川軍 三錢 枳實 二錢 桃仁泥 四錢 生甘草 錢半

牛膝 二錢 全當歸 二錢 大白芍 二錢

佐景按 桃核承氣湯亦余所慣用而得效之方也。廣益中醫院中，每多藜蘆之婦女，經停腹痛而乞診。其甚者更見鼻衄或吐血，所謂倒經是也。余苟察其非孕，悉以本方加減投之，必下黑污之物而愈，本案特其一例耳。

曹右約三十餘歲，面目黧黑，一望而知爲勞苦之婦人也。婦訴其苦，備如案述。乾咳不得痰。其塊在少腹之左，久據不移，腹中痛，却喜按。假令腹中有塊而拒按，此爲本湯的證，絕無可疑者。今却喜按，則本湯之中否，實須細攷。余以其鼻衄之宣泄爲亡血家，法當導之使下，乃逕與本方，蓋處方之前，未嘗不躊躇審顧也！

二診十月二十三日

骨節烘熱已減，咳嗽亦除，癥塊已能移動，不如向之佔據一方矣。服藥半日，見效如此，非經方孰能致之？

川桂枝 三錢

枳實 三錢

當歸 三錢

製川軍 四錢

牛膝 三錢

白芍 三錢

桃仁 四錢

甘草 三錢

佐景按

服藥半日云者，蓋婦於昨日下午五時服藥，迄今日下午五時，方爲一日，而今日上午九時婦即來二診故也。婦謂其塊自原處略向上中方向移動，大便暢而未察

其色。效與烘熱均減，而夜寐以安。夫不治其效而效差，不治其骨蒸而骨蒸減者，何也？所謂治病必求其本，今主病去，而客病隨除也。

三日，婦未來。四日，續來，曰：服二診方後，飯量增，體隨舒快。其塊更向上中方向移動，漸在腹之中道矣。余曰：若是甚佳，中道猶通衢，其塊易下矣。曰：昨以便故，丐他醫施診，願服藥後，今日反覺不舒，塊亦不動。閱其案，曰：「經閉，腹中痞塊，日晡潮熱，宿瘀內阻，胞脈不利，宜祛瘀爲治。」藥爲桃仁泥六錢，花楸榔三錢，兩頭尖二錢，大白芍三錢，青陳皮各錢半，川桂枝一錢，醋炒三稜莪朮各三錢，紫丹參二錢，澤蘭葉三錢。余曰：案甚佳，方亦合，量又不輕，安得無效？婦堅請疏方。余曰：服二診之方可矣，安用多事爲？五日，婦竟不復來。閱者將虛其殆乎？余則敢必其向愈。或者塊下之後，稍稍倦怠，休養一二日，轉輒健步如飛，勞人草草，不遑謝先生矣。閱者博雅，能信吾言乎？

顧本湯之用，必以病者之體實爲前提，假令其人體虛，粗率投之，將得不償失，而貽後悔。閱者請檢本卷第六一案黃耆建中湯一案，容續陳其經過。其案病者王女士自服

治肺之藥乏效，堅請設法根治。余曰：根在乾血，當下之。姑試以最輕之量，計桃仁泥二錢，製川軍一錢半，元明粉錢半分二次沖，加其他和平扶正之品。二劑後，果下黑如河泥之物。依理，此爲病根之拔，正爲佳兆。然而病者因是不能起牀，胃納轉呆，精神又頹。雖云可用補益之藥以善其後，然而病家恐懼，醫更難於措手。所謂得不償失者是也。閱者鑒之。曹穎甫曰：桃核承氣作用正在能攻下耳。二診後他醫所立方治攻而不下，安能奏效？時醫畏大黃若蛇蝎，真是不治之痼疾。若王女士既下如污泥之惡物，病根已拔，雖胃呆神倦，不妨再用小建中以調之。卽不服藥，亦斷不至死，可以片言決也！

佐景又按 陸自量先生作「桃核承氣湯之治驗」篇云：「張姓之女，年方二九，患病匝月，仍未少差。延余診治，證得形瘦色白，神識雖清，兩耳失聰，入夜則神昏譫語，日間則其狀若失。如此見象，蓋已旬日。盜汗自汗，日夜無間，舌無苔。余以陽虛證治，處以附子桂枝龍骨牡蠣芍藥等。明日復診，病無進退，惟自汗較少。病家反加責難，蓋欲病迅愈，人同此心。思至此，不禁嘆爲醫之難矣。是時實無詞應付，惟有敷衍主義聊以爲慰。繼而轉

輾思維，難得病之真諦。籌思再三，乃悟得熱結膀胱，始有此種見證。因此目的吃緊于腹診，且念醫生以愈病爲天職，設存瓜李之嫌，實有阻我學術之進步。結果，診得腹腔軟滿，在少腹部分，得有堅硬之物質，隆然若塊石，同時病者亦訴痛，乃認定爲熱結膀胱，少腹急結之腹證。並詢得旬日前病盛之際，曾患便血，爲某名醫所治愈。其蓄血之證益形露骨。乃毅然處以桃核承氣湯，加龍骨牡蠣白芍茯苓，令服二劑。此後遂未往診，久久沈音，心自揣測，幾疑此人已不食人間烟火矣。後得鄰人謂現已起牀照鏡，開窗看菊。此昔年九秋事也。後又邀余謂新患咯吐紫血，精神尙未恢復，想係蓄血未淨，反動上衝使然也。再與前方去芒硝，入泡姜三七，漸次向愈。余以爲該病之便血時，正是熱結膀胱，血自下，下者愈之良好機會。無奈某醫不察，反加堵塞，而反多此一翻手續。然則病家亦未嘗不歡迎也，病人苦極已，一嘆！」（錄蘇州國醫雜誌）陸先生見理透澈，立言平正，堪作病家之明鏡。

第六九案 抵當湯證其一 穎師講授 佐景筆記

師曰

余嘗診一周姓少女，住小南門，年約十八九，經事三月未行，面色萎黃，少腹微脹，證似乾血勞初起。因囑其吞服大黃蠱蟲丸，每服三錢，日三次，盡月可愈。自是之後，遂不復來，意其差矣。越三月，忽一中年婦人扶一女子來請醫。顧視此女，面頰以下幾瘦不成人，背駝腹脹，兩手自按，呻吟不絕。余怪而問之，病已至此，何不早治？婦泣而告曰：此吾女也，三月之前，曾就診於先生，先生令服丸藥，今腹脹加，四肢日削，背骨突出，經仍不行，故再求診！余聞而駭然，深悔前藥之誤。然病已奄奄，尤不能不一盡心力。第察其情狀，皮骨僅存，少腹脹硬，重

按痛益甚。此瘀積內結，不攻其瘀，病焉能除？又慮其元氣已傷，恐不勝攻，思先補之。然補能戀邪，尤為不可。於是決以抵當湯予之。

蠱

蟲一錢

水

蛭一錢

大

黃五錢

桃

仁五十

明日母女復偕來，知女下黑瘀甚多，脹減痛平。惟脈虛甚，不宜再下，乃以生地、黃耆、當歸、潞黨、川芎、白芍、陳皮、羌蔚子、活血行氣，導其瘀積。一劑之後，遂不復來。後六年，值於途，已生子，年四五歲矣。

佐景按

丸藥之效否，與其原料之是否道地，修合之是否如法，儲藏之是否妥善，在

在有，關故服大黃蠱虫丸而未效者，不能即謂此丸竟無用也。

蜀渝鄒趾瓊老醫士曰：「蠱蟲水蛭二物為仲聖書中起沉痾愈大病最有大力之神藥。然而自仲景迄今一千七百餘年，歷年久，聖道失傳，而今竟無人能用此藥。遂使一切瘀血入於血室之發狂腹硬證，及瘀血入於血室結成堅硬大塊之乾血癆病，可生而

不得生者，不知凡幾，曷勝浩歎！何以知無人能用此藥，趾痕在四川重慶多年，目覩重慶藥舖不辦蝨蛭。愚遇須用此二物之病，必特派人到四鄉農村尋求之，民國十七年，爲三小兒再舉在北平臥病於德國醫院，因自四川來平，見北平藥舖皆有二物，知北平之醫能用二物，誠堪佩也。及愚用二物時，往往無效。愚乃注意考察，乃知藥舖所售之蝨蟲非牛蝨，乃屎蝨尿蝨耳。所用之水蛭非鑽腳蛭，乃不吮血之長蛭大蛭耳。推原其故，皆由採辦二物之人未聞醫生說明二物分別之法，以爲無須分別，只要是蝨蟲水蛭，便可充數。不知蝨蟲必用牛蝨，屎蝨尿蝨無用。水蛭必用鑽腳蛭，不鑽腳之長蛭大蛭無用。此二物生於夏秋暑熱強烈之時。採二物者當在炎暑肆威時，專人到四鄉採之。採牛蝨於畜牛家之牛房中，此中吮血之蝨飛翔成羣，蝨聲聒耳，蝨嘴有吸血之鉞專嚼牛膚之血，其鉞刺入牛膚，能令牛不勝痛，跳躍鳴嚔者良。去其翅足，微火烤乾，藏於高燥之處，可以久藏不壞。採鑽腳蛭於有蛭之水田或水池中，其中水蛭千百成羣，蠕動蜎蜎，浮沉跳躍於水中。採蛭之人以脚入水中，則未滿一寸長之水蛭爬滿於脚脛之上，皆鑽腳蛭也。從脚脛

上抹下，微火烤乾，藏於高燥之處，可免腐壞。凡水蛭能爬脚者皆能吮血，若長二三寸之水蛭，皆不爬脚，不吮血，故不得爲鑽脚蛭也。此物在四川，俗名螞蟻，因此物兩頭有嘴，其爬上脚脛時，兩頭鑽入肉中，有似兩頭有鋒之鐵釘，故稱此釘爲螞蝗絆。在北平，俗名水蠶。在山海關，俗名肉鑽子。愚以其名多易淆，故以鑽脚蛭一其名，以免與不鑽脚之水蛭混淆，乃可見諸實功。俗醫不知蟲蛭之善惡，竟敢糊塗輕用，見有診治單上用蟲蟲二分，水蛭一分者，謬之甚矣。不知此二物不用則已，用則只計個數，不以兩錢分釐計也。愚每用牛蟲二十個，用鑽脚蛭亦必二十個，用牛蟲三十個，用鑽脚蛭亦必三十個。其個數必相等，不得參差也。所以必用相等之個數者，因要用此二物合力以攻一個堅硬之瘰塊。……使破爲細碎砂粒。若夫用二十個或用三十個者，則視其瘰塊之大小堅柔而決定也。若夫用其大毒以成功，而又能避其猛峻而無害者，則在乎良醫辨證精明，臨險不惑，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退適宜之運籌也。良醫善用，故能起沈疴，愈大病，粗工無學無識，冒昧從事，不惟無益，而反害之，於是相戒以不可用，久而不用，用法失傳，辨別採藥之

法亦失傳，遂使起死回生有大力之神藥，擱於無用之地，詎非大可惜哉！今余作聖方治驗錄二卷將脫稿，第一卷追錄愚在重慶治愈之病，載有用蝨蛭治愈劉玉成婦乾血癆瘵之奇驗，第二卷紀錄愚在北平用蝨蛭治愈岳項氏腹癥腿寒二十年不受孕，今忽受孕之奇驗……」（錄聖方治驗錄）經驗之言至足欽仰。今海上藥舖間有備蝨蟲者，辨之確係牛蝨，非屎蝨尿蝨。但水蛭一味，則鮮有備之者。蓋醫家藥商同視此爲禁品，不敢以之列方，不敢以之售人。積習不返，良藥坐湮，爲可惜也。

怒 激 痘

秦昌遇。字景明。明上海人。徧通方脈。妙悟入微。嘗行村落。見婦人浙米。使從者挑怒之。婦人忿詬。昌遇語其家人曰。若婦痘且發。當不治。吾激其盛氣。使毒發肝部耳。目下春時。應見於某處。吾且止。爲汝活之。及暮。如其言。乞藥而愈。

第七〇案

抵當湯證其二

穎師講授

佐景筆記

師曰

蓄血一證，見於女子者夥矣，男子患者甚尠。某年，余診一紅卍會某姓男子，少腹脹痛，小便清長，且目不識物。論證確爲蓄血，而心竊疑之。乃姑投以桃核承氣湯，服後片時，卽下黑糞，而病證如故。再投二劑，加重其量，病又依然，心更驚奇。因思此證若非蓄血，服下藥三劑，亦宜變成壞病。若果屬是證，何以不見少差，此必藥輕病重之故也。時門人章次公在側，曰：與抵當丸何如？余曰：考其證，非輕劑可瘳，乃決以抵當湯下之。服後，黑糞挾宿血齊下。更進一劑，病者卽能伏榻靜臥，腹脹平，痛亦安。知藥已中病，仍以前方減輕其量，計蟲蟲二錢。

水蛭錢半，桃仁五錢，川軍五錢。後復減至蝨蟲水蛭各四分，桃仁川軍各錢半。由章次公調理而愈。後更詢諸病者，蓋嘗因勞力負重，致血凝而結成蓄血證也。

奇

成醫官。佚其名。明莒州人。善醫術。甚神奇。青州知府倪某疾。成診之曰。思病也。倪曰。何思。曰。雖朋友亦思也。倪曰。是也。有一窗友。甚思之。不意成疾。命往淮安藥市。見城門大書某家病劇。能愈者厚贈。至其家。見羣醫環視。診之曰。諸公識此病乎。此中滿證。白糖和水灌之立愈。嘗與一友攜手行。診之。驚曰。子幸遇我。速市百梨盡啖之。貯其核煮水飲之。未久其人背出一腫。成曰。此肉癰也。伏於內者不可活。得百梨表之。則易治矣。其奇術類如此。

術

第七一案 抵當湯證其三 穎師親撰

師曰

丁卯新秋，無錫華宗海之母經停十月，腹不甚大而脹。始由丁醫用疏氣行血藥，卽不覺脹滿。飲食如常人。經西醫攷驗，則謂腹中有胎，爲腐敗之物壓住，不得長大。欲攻而去之，勢必傷胎。宗海邀余赴錫診之，脈濇不滑，不類妊娠。當晚與丁醫商進桃核承氣湯，晨起下白物如膠痰。更進抵當湯，下白物更多。脹滿悉除，而腹忽大。月餘，生一女，母子俱安。孫子云：置之死地而後生，亶其然乎？

曹穎甫曰

金匱妊娠篇宿有癥病，當下其癥，桂枝茯苓丸主之。方中丹皮桃仁芍藥極破血攻瘀之能事。丹皮桃仁爲大黃牡丹湯治腸癰之峻藥，芍藥爲癰毒通絡之必要，令人

之治外證用京赤芍，其明驗也。桂枝合芍藥能扶統血之脾陽，而疎其瘀結，觀太陽病用桂芍解肌，非以脾主肌肉乎。用茯苓者，要不過去濕和脾耳。然方治平近，遠不如桃核承氣抵當丸之有力。然當時非經西醫之攷驗，及丁醫用破血藥之有效，亦斷然不敢用此。而竟以此奏效，其亦有故無殞，亦無殞也之義乎？

佐景按 余前表桃核承氣湯爲陽明攻下之方矣，若抵當湯比前湯更進一步，自亦爲陽明之方。蓋前湯治血之新瘀者，本湯治血之久瘀者。故二者見證顯分輕重。彼曰「小腹急結」此曰「少腹鞭滿」，「鞭滿」原較「急結」爲重。彼曰「如狂」此曰「發狂」，「發狂」原較「如狂」爲重。彼有「血自下」者，此則須下其血乃愈，較血能自下者爲重。彼不曰脈當在浮而數之例，此曰「脈微而沈」，原較前爲重。彼用植物性藥，此用動物性藥，動物性藥之功原較植物性藥爲烈。此皆其彰明較著者也。

本湯條文曰：「太陽病，六七日，表證仍在，脈微而沈，反不結胸，其人發狂者，以熱在下焦，少腹當鞭滿，小便自利，下血乃愈。所以然者，以太陽隨經瘀熱在裏故也，抵當湯主

之。』試以此與桃核承氣湯條文同讀，當得一新義，有爲前人所未及者。蓋二條均屬太陽陽明同病，惟前條先治太陽，後治陽明，爲經。本條先治陽明，後治太陽，爲權。所以有經權之分者，以血證有緩急之異也。前條血證不過急結如狂而已，故雖屬陽明病，猶當先治太陽。本條血證已至鞭滿發狂，甚或擊人上屋，其候已急，故暫捨太陽，先治陽明，正符『急當救裏』之例。大論曰：『本發汗而復下之，此爲逆也。若先發汗，治不爲逆。』本先下之，而反汗之，爲逆。若先下之，治不爲逆。』此卽桃核承氣湯及抵當湯二條之提綱也。汪琥注曰：『大約治傷寒之法，表證急者，卽宜汗，裏證急者，卽宜下。不可拘拘於先汗而後下。汗下得宜，治不爲逆。』何其明澈允當也！

由是觀之，仲聖假桃核承氣湯及抵當湯二條，示人以太陽陽明經權之治，同時引出陽明之方，實無疑義。在仲聖當日臨牀，原有此種實例，但吾人居今日而讀大論，却不可固執此例，以爲用二方之法門。使其過於膠執，恐二方將永無可用之時，而患二方證者反永不得主治之方，寧不可哀乎？讀者試察本卷二方各案，其有太陽病者乎？無有也。

斯可知二方實專屬陽明無疑矣。竊以太陽經府之說盛行，賢者不發其非，而反惑焉用，是不殫辭費而辨之。

與 肺 腑 語

徐大椿。字靈胎。清吳江縣人。生有異稟。而長於醫。每覘人疾。穿穴膏肓。能呼肺腑與之作語。其用藥也。神施鬼沒。斬關奪隘。如周亞夫之軍。從天而下。諸岐黃家。目瞠心駭。帖帖讐服。而卒莫測其所以然。蘆墟乍耕石。臥病六日。不食不言。目炯炯直視。曰。此陰陽相搏證也。先投一劑。須臾目瞑能言。再飲以湯。竟躍然起語曰。余病危時。有紅黑二人。纏繞作祟。忽見黑人爲雷震死。頃之紅人又爲白虎銜去。是何祥也。笑曰。雷震者。余所投附子霹靂散也。白虎者。所投天生白虎湯也。乍驚以爲神。張雨村兒無皮。見者欲嘔。將棄之。命以糯米作粉糝其體。裹以絹。埋之土中。出其頭。飲以乳。兩晝夜而皮生。其機警靈速。皆此類也。

中國北方國醫藥界最切實用之刊物

中醫改進研究會出版
常務理事時逸人主編

醫學雜誌

風行中外
全年六期
信用昭著
特價一元

宗旨 發揚中國醫學之精神 促進中國醫學之建設

內容 蒐羅宏富 取材嚴謹 注重實用 不尚空談

本雜誌自民國十年發行，為國醫藥界歷史最久之刊物。兩月一期。全年六期。現出至第九十二期。優待讀者。發售特價。自第一期至第五十四期。每期一角五分。五十五期至現期每期二角。預定全年。特價一元。郵費加一。郵票九五折算。以一分至五分為限。

發行處：

山西太原市
新民中正街

中醫改進研究會

第七二案 抵當丸證 穎師講授 佐景筆記

師曰

常熟鹿苑錢欽伯之妻，經停九月，腹中有塊攻痛，自知非孕。醫予三稜，莪朮多劑，未應。當延陳葆厚先生診。先生曰：三稜莪朮僅能治血結之初起者，及其已結，則力不勝矣。吾有藥能治之。顧藥有反響，受者幸勿罵我也。主人諾。當予抵當丸三錢，開水送下。入夜，病者在牀上反覆爬行，腹痛不堪，果大罵醫者不已。天將旦，隨大便，下污物甚多。其色黃白紅夾雜不一，痛乃大除。次日覆診，陳先生詰曰：昨夜罵我否？主人不能隱，具以情告。乃予加味四物湯，調理而瘥。

曹穎甫曰

痰飲證之有十棗湯，蓄血證之有抵當湯丸，皆能斬關奪隘，起死回生。近時

岐黃家往往畏其猛峻，而不敢用，卽偶有用之者，亦必力爲阻止，不知其是何居心也。

異

凌雲。字漢章。歸安人。爲諸生。棄去。北遊泰山。得異人傳鍼術。

爲人治疾無不效。里人嗽不止。絕食五日。雲曰。此寒溼積也。穴在

頂鍼之必暈絕。逾時始蘇。及鍼果暈絕。家人皆哭。雲言笑自若。頃

之氣漸舒。復加補。始出鍼。嘔積痰斗許。病卽除。有男子病後舌吐

。雲兄亦知醫。謂雲曰。此病後近女色太早也。穴在左股太陽。是當

以陽攻陰。雲曰然。如其穴鍼之。舌吐如故。兄茫然自失。雲曰此知

瀉而不知補也。補數劑。舌漸復故。淮陽王病風三載。雲投以鍼。不

三日行步如故。一婦少寡。慾熾發狂。雲令二人堅持之。用涼水噴面

。鍼其心。補瀉並施。狂疾頓除。一婦產子三日不下。雲刺其心。兒

應手下。視兒手掌。有鍼痕。孝宗聞其名。召至京。命太醫官出銅人

蔽以衣而試之。所刺無不中。乃授御醫。年七十七卒。子孫傳其術。

鍼

人

術

第七三案 白頭翁湯證 穎師醫案

米右 住方浜路肇方弄十四號

高年七十有八，而體氣壯實，熱利下重，兩脈大，苔黃，夜不安寐，宜白頭翁湯為主方。

白頭翁 三錢

秦皮 三錢

川連 五分

黃蘗 三錢

生川軍 三錢 後下

枳實 一錢

桃仁泥 三錢

芒硝 二錢 另沖

佐景按 米姓婦家貧，有一子，現年三十餘齡，賣舊貨為業，不娶妻，事母至孝。鄰里咸

呼之曰「孝子阿三」。母病臥牀匝月，無力延醫，安奉湯藥，便器穢物悉孝子親潔之。史

君惠甫有姑母居相近，聞婦苦病，慨代延師出診。本案方係初診方，即係末診方。何者，老

婦服此之後，得快利，得安寐，復何求者？依法，病後當事調理。但婦以勞師遠駕，心實不安，

即任之，竟復健康如中年人。

崇保氏序世補齋醫書曰：「今年春，保病溫，羣醫束手，先生（指陸九芝先生）以大承氣湯下之，一藥霍然。保年七十矣，梔芩苦寒也，朴硝峻下也，乃力排衆議，毅然行之。非有真知灼見，不惑於補陰補陽之說者，曷能若此？故保曰：仲景醫中之聖，先生醫中之賢以佐聖者也。」竊於吾師亦云。

余尙憶曾治一楊左白頭翁湯證，其脈案曰：「利下，色鮮紅，日二十行，無表證，渴欲飲水，脈洪大。論曰：熱利下重者，又曰：下利欲飲水者，以有熱故也。白頭翁湯主之。」其藥味爲白頭翁三錢，秦皮三錢，枳實二錢，黃連五分，生甘草錢半，黃芩錢半，黃蘗三錢，覆診大效。

夫腸中熱而有燥矢者，此爲實熱，宜承氣湯。腸中熱而無燥矢者，此爲虛熱，（在比較上言，猶言空虛之意）宜白頭翁湯。胃裏有實邪者，宜吐法，用瓜蒂散。胃裏有虛熱（亦在比較上言）者，宜清法，用白虎湯。故胃之有白虎，無異腸之有白頭翁。腸之有承氣，無異胃之有瓜蒂。然而胃患虛熱時多，患實邪時少。腸患實熱時多，患虛熱時少。仲聖取

其多者常者爲法，故立白虎承氣爲陽明正治，而以瓜蒂白頭翁爲陽明輔治。若問腸何以患實時多，胃何以患虛時多？曰：胃居腸上，腸生胃下，上者可以傳之下，下者莫能還之上也。經旨點穿，令人微笑。

官 而 貧 者

陸瀨。字星槎。以滌兄。少好學。以多病。兼玩醫書。久而精能。宰化縣。年老罷官。貧不能歸。乃懸壺於會城。順德縣令徐某之子。夏月泄瀉。服清暑利溼藥不效。漸至發熱不食。神疲息微。徐年已暮。祇此一子。計無所出。延瀨求治。瀨曰。此由寒藥傷脾。陽虛欲脫。宜進溫藥以救之。因用附子理中湯。徐疑不敢服。瀨曰。此生死關頭。前藥已誤。豈可再誤。設此藥有疏虞。我當任其咎。服藥。諸證俱輕。連進數劑全愈。徐大喜。傾囊厚贈。復爲乞援同僚。因得全家歸里。著有製方贅說行世。

吳興葉橘泉先生著
葉氏醫學叢書之二
合理的民間丹方

本書為著者二十年來研究藥學之結晶係搜集古來經驗民間實用確有良效而且極合學理的國藥單方一百則用近世科學方法說明其所以奏效的藥理作用公開秘傳陋習揭破藥效真相人人可以按方自療為最切實用之書

道林紙印 每冊實售國幣五角 新開紙印 每冊實售國幣三角

寄費另加九分 郵票十足收用 發行處 蘇州鐵瓶巷二十二號存濟醫廬

吳興葉橘泉醫師著
葉氏醫學叢書之三
近世內科國藥處方集（國醫科學化巨著）

本書內容體裁及編著旨趣

依照近世科學學理詳述致病之原因和病理並根據疾病所呈之證狀而處以相當之國藥方劑

更以近世科學的藥理作用解釋方藥效力所以然之故俾國藥科學化西醫國藥化以期打破中西醫界之隔膜促成中國本位的新醫學

全書共分六集用十二開中國連史紙漢文正楷活體字分行直線精印磁青書面線裝本

- 第一集 傳染病篇 已出版 上下兩冊 實售國幣一元 寄費一角三分
- 第二集 消化系統病篇 已出版 上下兩冊 售價同上兩集合購寄費奉送
- 第三集 呼吸系統病篇 在印刷中
- 第四集 循環系統病篇
- 第五集 神經系統病篇
- 第六集 新陳代謝及泌尿生殖病篇 均在編輯中

發行處 蘇州鐵瓶巷二十二號 存濟醫廬

第七四案 猪膽汁導證 穎師親撰

師曰

門人張永年述其戚陳姓一證，四明醫家周某用猪膽汁導法奏效，可備參究。其言曰：陳姓始病咯血，其色紫黑，經西醫用止血鉞，血遂中止。翌日病者腹滿，困頓日甚。延至半月，大便不行。始用蜜導不行，用灌腸法，又不行。復用一切通大便之西藥，終不行。或告陳曰：同鄉周某良醫也。陳喜，使人延周。時不大便已一月矣。周至，察其脈無病，病獨在腸。乃令病家覓得猪膽，傾於盂，調以醋，借西醫灌腸器以灌之。甫灌入，轉矢氣不絕。不踰時，而大便秘出。凡三寸許，擲於地，有聲，擊以石，不稍損。乃浸以清水，半日許，盂水盡赤。乃知向日所吐之血，本

爲瘀血，因西醫用鍼止住，反下結大腸，而爲病也。越七日，又不大便，復用前法，下燥矢數枚，皆三寸許，病乃告痊。予於此悟蜜煎導法，惟證情較輕者宜之。土瓜根又不易得，惟猪膽汁隨時隨地皆有。近世醫家棄良方而不用，爲可惜也。

佐景按

本案見傷寒發微，以其可備一格，故特轉錄於此。凡大便多日未行，甚且在

十日以上，又不下利清水者，是蓋燥矢結於直腸部份。矢與腸壁粘合甚切，故愈結愈不能下。此時倘用硝黃以治之，不惟鞭長莫及，抑將徒損胃氣，伐其無辜，此導法之所由作也。蜜煎導法爲輕，但能用之合度，亦每克奏膚功。友人黃君有祖母，年已九十餘齡矣。遺病旬日，不大便，不欲食，神疲不支。羣醫束手，不敢立方。卒用灌腸器，灌入蜜汁。糞穢既下，諸恙竟退，獲享天年，此其例也。近者藥房製有甘油錠，施用較便，可以爲代。倘用二三錠後，依然無效者，不妨續施。因腸壁熱甚者，二三錠尙不敷濡潤用也。若蜜汁或錠皆不勝

任，則須用豬膽汁。蓋人之膽汁本有潤腸之功，今以豬膽爲代，亦所謂藏器療法之變局也。月前范石生先生治黃氏肝癌案，亦用膽汁導法。惜乎一般中醫恆喜以清淨爲高，不肯親犯糞矢，坐視良法湮滅，能不浩歎！

豬膽汁須和醋少許者，似欲藉醋以刺激其腸壁，而促進其蠕動。故蜜錠之製，有時亦加以少許皂角末，實同此意。皂角粉少許吹入鼻孔中，卽作噴嚏，其刺激之功爲何如？至於行導法用之器具，以西醫所備者爲簡潔適用，價不昂，中醫應同樣採用。奈聞有法令焉，中醫不許採用西醫器具，是何意旨，令人莫測高深。而寶貴之中藥，若大黃也，當歸也，麻黃也，桔梗也，彼洋醫洋商反可以恣意採取，製爲所謂西藥，以反售國人。嗟乎，天下事之不平寧有甚於此者？

理中

姚懼。明寶應縣人。以醫術遊京師。御史謝兆昌者。患寒證。汗後發

愈斑

斑。諸醫投犀角黃連。久之絕食飲。懼進理中湯。數劑而愈。

中醫世界

十一卷 第五期

(二月出版)

醫藥與衛生月刊

國民政府內政
部登記證警字
第一九八一號

編輯委員

秦伯未 盛心如 邱治中 方公溥 蔣文芳

內容

計分畫報，醫藥緊要新聞，小言論，評論，醫學研究，漢和醫藥，藥學研究，專著，大衆醫藥，各地通訊等十大欄。

內容充實

出版準期 編排新穎 印刷精美 圖文並茂 趣味濃厚

歡迎訂閱

優待價目
國內：全年十二冊連寄費國幣一元五角
國外：全年十二冊連寄費國幣二元五角

上海山東路二六六號中醫書局發行

婦科心得集成

國醫界不可不讀！
婦女界更宜人手一卷！

編輯者 邱治中醫士

內容 都係各地名醫執筆，有婦女百病的病因，病理，症狀，治療等緊要學

識，確為改進國醫婦科的一大研究叢書！

定價 平裝一巨冊，國幣一元。郵費加一（國內）。國外另加三角。

發行者 上海北京路八三〇弄一二號家庭醫藥出版社

第七五案 麻子仁丸證 穎師醫案

徐左

能食，夜臥則汗出，不寐，脈大，大便難，此爲脾約。

脾約麻仁丸 一兩

作三服開水送下

佐景按 麻子仁丸原方爲麻子仁二升，芍藥半斤，枳實半斤，炙，大黃一斤，去皮，厚朴一尺，炙，去皮，杏仁一升，去皮尖，熬別作脂，等六味，蜜和丸，如梧桐子大。今藥舖中通稱曰脾約麻仁丸者，卽是也。本方以麻子仁爲君，凡仁中皆有油質，功能潤下，故借之以通便，施於虛弱體質之不勝攻伐者允宜。

以上自大陷胸湯至麻子仁丸凡七證，雖有緩急之分，皆不離下法。或以結胸爲主，或以瘀血爲主，或以蓄血爲主，或以熱利爲主，或以腸燥爲主，其病所或偏於上，或偏於

中，或偏於下。夫下則通，通則不痛，此治陽明熱結之總訣也。

立 方 起 草

呂震名。字襟村。清錢塘人。官湖北。有政聲。忽動歸思。僑居吳門。爲人治疾多獲效。潘太史遵祁病瘰。服茵陳湯不效。服平胃散又不效。腕中若藏井底泥。米飲至前輒噦。呂診之曰。溼固是已。此寒溼宜溫之。與五苓散加附子。藥下咽。胸次爽然。葉氏女週歲。遺疾將殆。仰臥胸膈如阜。呻吟拒按。呂曰。此結胸也。服小陷胸湯立效。呂酷好醫書。徧覽百家。而一以仲景爲宗。其爲醫也。問切精審。不雜一他語。立方必起草。閱數刻始安。一家有病者數人。一一處之無倦容。暇輒手自撰論。闡發仲景之學。著有傷寒尋源行於世。

